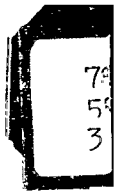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叢刊



# 蘇東坡

周景濂編著  
正中書局印行



國立政治大學

圖書館

分類號 78255 784

登錄號 312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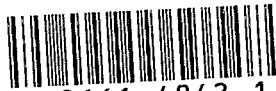
刊叢學國

坡東蘇

著編濂景周



行印局書中正



3 0661 4042 1



第一章 家庭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青年時代……………九

第三章 中年時代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四章 晚年時代……………五六

第五章 氣質與修養……………八七

第六章 詩文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第七章 年譜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目次

31228

782.851  
554-816=2  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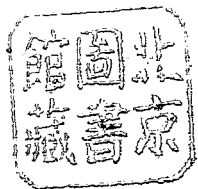


# 第一章 家庭

東坡家系肇始唐代蘇味道。唐中宗神龍元年（七〇五年），味道爲眉州刺史，卒於官。其後裔卽爲眉州蘇氏之所自出。東坡祖父名序，父親名洵。洵有二兄，一名澹，一名渙，都擅長文學，舉進士，蘇渙官至都官郎中。蘇序亦以其子歷任顯宦，被任爲大理評事，後累贈至尙書職方員外郎。

蘇洵字明允，號老泉，少不悅學，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。後應試不第，悉焚其前所爲文，益閉戶讀書六年，五經百家之書，無所不通。其著作有權書、衡論、機策等書。曾召試於紫微閣，不就。後朝廷中欲修纂建隆（宋太祖年號）以來之禮書，因任命蘇洵爲祕書省校書郎，董理其事。成太常因革禮百卷，方成而卒。蘇洵儀態謹嚴，其子東坡有云：「吾先君於物無所好，燕居如齋，言笑有時，可以想見其爲人了。」東坡母親程氏。蘇洵是常常宦遊不歸鄉的，所以東坡年幼時教養之責，全由其母親一人擔負，親授以書。有時候和東坡講到古今成敗得失，如數家珍，不爽毫髮，卽此已遠非尋常女子所能做到。一日，程氏

第一章 家庭



(南)

讀後漢書范滂傳，不禁慨然嘆息，時東坡侍立在旁，因問道：如兒做了范滂，母親怎樣？程氏答道：兒能做范滂，我豈不能做范滂的母親？可知程氏的見識不凡了。

東坡兄弟共三人，老兄名景，早死。所謂：

弟兄本三人，懷抱喪其一，傾然仲與叔，耆老天所臨。

東坡字子瞻，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。所以博藻紀年錄上說：

十二月十九日卯時，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。

蘇轍字子由，宋仁宗寶元二年二月生，少東坡四歲，不及東坡器量豁達。態度沉默安祥，酷似乃父。所謂：

念子似先君，木訥剛且靜，寡詞真吉人。

至其文之平暢秀傑，也和他的人品相同。後來和他的老兄，同仕官至門下侍郎。宋徽宗政和二年卒，其著作有詩傳、春秋傳、古史、老子解、和樂城文集。

東坡妻王氏，名弗，爲眉州青神鄉貢進士王方之女。王氏始嫁之年爲十六歲；其時東坡十九歲。王氏爲人淑良，頗能調和東坡豪放之病。英宗治平二年五月，東坡從鳳翔到京師時，王氏竟不幸舍其夫。

而長逝，時年僅二十有七。東坡驟遭鼓盆之痛，悲傷莫名，曾爲墓表，以志哀悼。

君之未嫁事父母，既嫁事我先君夫人，皆以謹肅聞。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，見軾讀書，則終日不去，亦不知其能通也。其後軾有所忘，君輒能記之，問其他書，則皆略知之，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。從軾官於鳳翔，軾有所爲於外，君未嘗不問知其詳，曰：子去親遠，不可以不慎，日以先君之所戒，軾者相語也。軾與客言於外，君立屏間聽之，退必反覆其言曰：某人言也，言輒持兩端，惟子意之所嚮，子何用與是人言。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，君曰：恐不能久，其與人銳，其去人必速，已而果然。將死之歲，其言多可聽，類有識者。其死也，蓋年二十有七而已！

又其所填悼亡詞，尤淒婉動人。

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千里孤墳，無所語淒涼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髮如霜。  
夜來幽夢忽回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，料得年年斷腸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東坡繼室，爲其前妻之從妹，名閨之。東坡祭其岳父王君錫丈人文中，有「軾始婚媾，公之猶子，允有令德，天閔莫遂，惟公幼女，嗣執壘篋」之句。其繼室王氏，追隨東坡，也願能刻苦持家，隨遇而安。當東

坡謫居黃州時，曾與章子厚書云：

僕居東坡，作陂種稻，有田五十畝，身畊妻盪，聊以卒歲。昨日一牛病幾死，牛醫不識其狀，而老妻識之，曰：此牛發豆斑瘡也，法當以青蒿粥啖之，用其言而效。勿謂僕謫居之後，一向便作村舍翁，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。

又在趙德麟的侯鯖錄上，載有東坡繼室王氏的一段軼事云：

元祐七年正月，東坡先生在汝陰州，堂前梅花大開，月色鮮露，先生王夫人曰：春月色勝秋月色，秋月色令人淒慘，春月色令人和悅，何如召趙德麟輩來，飲此花下，先生大喜曰：吾不知子能詩耶？此真詩家語耳！

王夫人於元祐八年八月一日，卒於京師。黃山谷贈東坡詩，有云：

樂天名位聊相似，卻是初無富貴心，只欠小蠻與樊素，我知造物愛公深。

東坡有一個小妾，也姓王，名朝雲，字子霞，錢塘人。紹聖元年，東坡謫居惠州，只有朝雲一人，獨隨之南遷，因作朝雲詩以紀之。并引



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，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。然夢得有詩云：春盡絮飛留不得，隨風好去落誰家。樂天亦云：病與樂天相伴住，春隨樊素一時歸。則是樊素竟去也。予家有數妾，四五年前，相繼辭去，獨朝雲者，隨予南遷，因讀樂天集，戲作朝雲詩。

不似楊枝別樂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，阿奴絡秀不同老，天女維摩總解禪，經卷藥爐新活計，舞衫歌扇舊因緣，丹成遂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陽雲雨仙。

紹聖三年七月，朝雲亡於惠州，共計追隨東坡凡二十三年，東坡作詩以悼之。并引

紹聖元年十一月，戲作朝雲詩，三年七月五日，朝雲病亡於惠州，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，予既銘其墓，且和前詩以自解。

苗而不秀豈其天，不使童烏與我玄，駐景恨無千歲藥，贈行唯有小乘禪，傷心一念償前債，彈指三生斷後緣，舊臥竹根無遠近，夜燈勤禮塔中仙。

是年重陽日，又作詩以哀之。

三年瘴海上，越嶠真我家，登山作重九，蠻菊秋未花，唯有黃荊根，堆壠生物靈，涎酒藥衆毒，酸甜

如梨橙，何以侑一樽，隣翁餽龜蛇，亦復強取醉，歡謠雜悲嗟，今年吁惡歲，僣仆如亂麻，此會我雖健，狂風卷朝霞，使我如霜月，孤光挂天涯，西湖不欲往，臺榭號寒鴉。

朝雲的風采和文學，都非尋常姬妾所能及，只要看東坡與李端叔的信，便可知之。

朝雲死於惠州，別後學書，頗有楷法，亦學佛，臨去誦六如偈以絕。葬之惠州 栖禪寺，僧作亭覆之，榜曰六如亭。

東坡有子三，都是文壇健將，長曰邁，前妻所生。仲曰迨，叔曰過，皆係後妻生下來的。邁和迨，皆外出服官，遠客異鄉，只有幼子過，終東坡一生，追隨左右，未嘗稍離，所以東坡在惠州曾說道：

又云：既習其水土風氣，絕慾息念之外，浩然無疑，殊覺安健也，兒子過，頗了事，寢食之外，百不知管。

某既緣此絕慾棄世，故身心俱安，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，非此父不生此子也，呵呵！

過的性情，最酷似其父，所以終身不出去做官。及父卒，居於潁昌之小斜川，過他的隱居生活，自稱斜川居士，有斜川集二十卷行世，時人稱之爲小坡云。

東坡還有一個庶子名遜，是元豐六年七月在黃州時小妾朝雲所生的，東坡當時曾與友人書云：杜門壁觀，雖妻子無幾見，況他人也，然雲藍小袖者，近輒生一子，想聞之一拍掌也。

又其洗兒詩云：

人皆養子望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，唯願孩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

不幸東坡所希望「無災無難到公卿」的寧馨兒，於翌年七月，東坡由黃州遷到汝州的時候，竟半途夭折了。下面兩首詩，便是東坡哭兒之作。

吾年四十九，羈旅失幼子，幼子真吾兒，眉角生已似，末期親所好，踴躍逐書史，搖頭卻梨栗，似識非分恥，吾老常鮮歡，賴此一笑喜，忽然遭奪去，惡業我累爾，衣薪那免俗，變滅須臾耳，歸來懷抱空，老淚如瀉水。

我淚猶可拭，日遠當日忘，母哭不可聞，欲與汝俱亡，故衣尚懸架，漲乳已流牀，感此欲忘生，一臥終日僵，中年忝聞道，夢幻講已詳，儲藥如丘山，臨病更求方，仍將恩愛刃，割此衰老腸，知迷欲自反，一慟送餘傷。

東坡的兄弟子由，也有三子，曰暹，曰适，曰遠，東坡曾有詩云：

兩翁歸隱非難事，惟要傳家好兒子，憶昔汝翁如汝長，筆頭一落三千字，世人聞此皆大笑，慎勿生兒兩翁似，不知樗櫟薦明堂，何似鹽車壓千里。

總之，東坡一門，都是頭角崢嶸，英才煥發，所以「三蘇」之名，遂爲世所聞知了。

## 第二章 青年時代

東坡在總角時，即敏悟異常兒。八歲入小學，師事道士張易簡。觀其自述云：

眉山道士張易簡，教小學常百人，予幼時亦與焉。居天慶觀北極院，予蓋從之三年。

東坡受業於張道士之門，在此三年中間，氣質之變化如何，學業之進步又如何，今雖不知其詳，可是他的才氣，已往往流露於無意間，甚至對於張老師，也不免要加以戲弄。只要觀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，便可知之。

慶歷三年，軾始總角入鄉校，士有自京師來者，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，軾從旁竊觀，則能誦習其詞，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？先生曰：童子何用知之！軾曰：此天人也耶？則不敢知，若亦人耳，何爲其不可。

所謂慶歷聖德詩，係當時國子直講石守道紀念慶歷更化而作的。何謂慶歷更化？慶歷是宋仁宗的年

號，原來在慶歷以前，呂夷簡爲相，羣姦滿朝，賢人遠颺，朝政大亂，及仁宗改元慶歷，乃大振綱紀，如王素、歐陽修、余靖、蔡襄一時名流，都爲諫官，杜衍爲樞密使，韓琦、范仲淹爲樞密副使，於是小人遠颺，朝政一新。聖德詩之作，卽爲此也。以總角的童子，卽已能狎侮其師，則其幼時矜尚之氣，亦可想見。

東坡幼時軼事，尙有數則，俱見於侯鯖錄，茲不多述。後東坡年事漸長，其學殖文思，亦與年俱進，洋洋千言，倚馬可待。所以子由於其所撰墓志銘上，有「比冠學通經史，屬文日數千言」之句了。後遊成都，謁名人張安道，安道一見卽待以國士之禮，東坡之名聲物望，因之益爲人所重視。

嘉祐元年，東坡年二十一歲，舉進士。明年，與其父洵及弟轍同時入都，赴試禮部，此時人家對於他們父子三人，已很注目，三蘇之名，嘖嘖人口。三月，仁宗親召至崇政殿御試，時歐陽修權知貢舉，梅聖俞參與其事，歐陽修疾恨時文詭異，凡當代之所推譽者，都被黜罷，及出榜，一般澆薄之士，俟修之晨朝也，都去和他爲難。計當時發表及第出身者，共八百七十七人，東坡和其弟子由，同時在這一榜發表出來的。他曾自述云：

昔吾舉進士，試於禮部，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：此我輩人也，吾當避之，方是時，士以剽裂爲文，聚

而見訕，且訕公者，所在成市。

歐陽修最愛東坡之文，列入第二，觀其寄梅聖俞書中，有幾句說道：

讀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快哉，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。

又觀東坡上梅聖俞書云：

軾七八歲時，始知讀書，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，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，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，而與之上下其議論。其後益壯，始能讀其文詞，想見其爲人，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；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，求斗升之祿，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，來京師逾年，未嘗窺其門。今年春，天下之士，羣至於禮部，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，誠不自意，獲在第二。旣而聞之人，執事愛其文，以爲有孟軻之風，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，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，非親舊爲之詩屬，而嚮之十餘年間，聞其名而不得見者，一朝爲知己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貴，亦不可以徒貧賤，有大賢焉而爲其徒，則亦足恃矣。

足見東坡的往來於名公鉅卿之間，全以文字爲因緣，非一般倖進之徒，藉親戚故舊爲之運動者所可

比擬了。

東坡方試罷，卽丁母憂。嘉祐四年除服，十二月，和其弟子由，侍父，下長江，至湖北，再遵陸北上至京。此行也，東坡有南行前集，專記其事。其序云：

己亥之歲，侍行適楚，舟中無事，博弈飲酒，非所以爲閨門之歡，山川之秀美，風俗之朴陋，賢人君子之遺跡，與凡耳目之所接者，雜然有觸於中，而發於詠嘆，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，凡一百篇，謂之南行集。

在此山河千里間，旣富名勝，又饒古迹，詩人俯仰其間，自然文思汨汨，有如泉水的傾瀉而出了。

五年，授東坡河南福昌縣主簿，未赴任。明年八月，歐陽公以東坡才學兼茂，免其應試，列其制策入三等，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，僅東坡一人。後司馬光考其所對策，亦列入第三等，將其所爲之擬議，列入第四等。又在制科的那一年，適逢其弟子由病，韓魏公言於朝廷，謂今年制科，唯蘇軾蘇轍，最有聲望，今蘇轍偶病，請展期二十天，後遂成爲常例。

是年十二月，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，旋卽到任。惟如此刀筆小吏，豈東坡真心所欲爲，僅藉此



以行其隱居生活而已。東坡隱居終南山，在竹林中構一茆屋，名避世堂。有詩云：

譬如倦行客，中路逢清流，塵埃雖未脫，暫憇得一湫。

終南山境甚幽邃，唐張喬有詩云：

帶雪復御春，橫天占半秦，勢奇看不定，景變難寫真，洞遠皆通岳，川多更有神，白雲幽絕處，自古屬樵人。

唐詩人李白，也在終南山隱居過，東坡的居於此，僅貪其清閒。其詩云：

猶恨溪堂淺，更穿修竹林，高人不畏虎，避世已無心，隱几類如病，忘言兀似瘖，茆茨追上古，冠蓋謝當今，曉夢緩呼覺，秋懷鳥伴吟，暫來聊解帶，屢去欲攜衾，湖上行人絕，塔前暮雪深，應逢綠毛叟，扣戶夜抽簪。

治平二年，任滿歸京師，是時仁宗已經晏駕，以太宗之曾孫入繼，是為英宗。英宗在為皇子時，即聞東坡之名，及即位，擬召之為翰林。時韓魏公為相，此事為其所知，即以東坡驟然登用為不利之說，以告英宗，勸他不如先召東坡赴祕閣一試之。英宗謂：試之者以尙未知其能否故也，如賦則衆皆知其賢，又

何試焉。及試，果列入第三等，得直史館。其時東坡適爲三十歲。先是，當蘇洵到京師時，歐陽公見其爲文有如荀子，請其編訂禮書。治平三年四月，書方成而卒。東坡在前一年，已遭鼓盆之痛（妻王氏亡）今又驟丁父憂，埋玉之恨，風木之悲，一朝齊集，東坡心境，何等悲傷，乃扶護靈柩歸西蜀，直至除服，始返京，其時英宗已死。神宗即位，已是熙寧二年了。

神宗重用王安石，東坡和王安石，是始終不合作的。

原來趙宋自開國到神宗即位時，已經更代六，歷年百了。在這百年內，外患內憂，交迫而至。以言外患，西有西夏的叛服無常，每年雖賂以歲幣，仍不能止其侵略的野心，北面又有契丹的崛起，治平中，改國號曰遼，和西夏互相聯合，乘機共窺宋室。處此外患危急四郊多壘之秋，而中央政府，偏又綱紀廢弛，百弊叢生，吏治偷惰，兵備不振，夫如此環境，如此政府，國是又烏能望其振作。神宗是一位年富力強，英明有爲之主，即位之後，他深恨國家之積弱，蓄意要想內振綱紀，外攘四夷，滌除積弊，一新面目，然而環顧朝臣，大都是因循守舊，泄泄沓沓，未足以語此，獨有王安石其人，才堪任用，頗合己意，所以就重用他了。

王安石臨川人，好學多聞，兼工詩文，幼時與曾子固相友善，曾因其富有才幹，薦於歐陽公，歐陽公擢爲進士。仁宗時，召他做過度支判官，并累進至知制誥，然終未得重用，但此時王安石已隱然負有重名，一般士子，爭相趨向，只有東坡父親洵，不之贊許，曾爲辨姦論一文，指爲大姦隱。（惟此文據蔡上翔辨姦論考證及李紱書辨姦論後謂爲後人所僞作，詳見柯敦伯所著王安石一書）神宗初召他爲翰林學士時，王安石即隱以天下自任，有矯世變俗創建非常之志，此種思想，自然很爲神宗所贊許，神宗正求其人而不得也，因之愈爲神宗所傾信，繼任參知政事，後來便進一步請他爲宰相了。王安石既專政，爲實行他平生的主張起見，和呂惠卿等謀，勸帝行新法，設立三司條例司，改良制舉，行青苗、保甲、募役、方田、均稅等法。安石的變法，平心論之，亦未可厚非，且有許多新法，至今仍在仿行，惟當時變法之範圍既廣，實行起來，自不免發生流弊，因之反對之聲以起。東坡之弟子由，適任條例司官屬，曾言於安石曰：

以錢貸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非爲利，然出納之際，吏緣爲姦，法不能禁，錢入民手，雖良民不免非禮費用，及其納錢，雖富民不免違限，如此則恐鞭笞必用，州縣之事煩矣。

安石不從。新法既行，物議甚囂塵上，安石乃在京師設立邏卒，伺察謗議新法者。東坡觀此情形，豈肯默

爾而息，乃上書神宗，洋洋數千言，沈德潛評論他的文章，謂有賈長沙的雄姿，有陸宣公的整飭，字字挾風霜。觀其論青苗，則曰：

青苗放錢，自昔有禁，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歲常行，雖云不許抑配，而數世之後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歟？異日天下恨之，國史記之曰：青苗自陛下始，豈不惜哉！且東南買絹，本用見錢，陝西糧草，不許折兌，朝廷既有著令，職事又每舉行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，糧草未嘗不折鈔，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，亦是空文。……縱使此令決行，果不抑配，計其間願請人戶，必皆孤貧不濟之人，家若自有贏餘，何至與官交易，此等鞭撻已急，則繼之逃亡，逃亡之餘，則均之鄰保，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且夫常平之爲法也，可謂至矣，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，借使萬家之邑，止有千斛，而穀貴之際，千斛在市，物價自平，一市之價既平，一邦之食自足，無操觚乞丐之弊，無里正催驅之勞，今若變爲青苗，家貸一斛，則千斛之外，孰救其飢，且常平官錢，常患其少，若盡數收糶，則無借貸，若留充借貸，則所糶幾何，乃知常平青苗，其勢不能兩立，壞彼成此，所喪愈多，虧官害民，雖悔何逮。

又論免役法曰：

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，取大歷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，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，今兩稅如故，奈何復欲取庸。聖人立法，必慮後世，豈可於常稅之外，別出科名，萬一不幸，後世有多欲之君，輔之以聚斂之臣，庸錢不除，差役仍舊，使天人怨譴，推所從來，則必有任其咎者矣。

神宗是好名的，所以東坡卽利用此弱點，力加攻擊。東坡且進一步以國家之興亡盛衰，在德不在法的論調，把王安石之新法，根本的掀蕩以去。他說道：

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，歷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，道德誠深，風俗誠厚，雖貧且弱，不害於長而存，道德誠淺，風俗誠薄，雖強且富，不救於短而亡，人主知此，則知所輕重矣！……臣願陛下務崇道德，而厚風俗，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，……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，如護元氣，古之聖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，可以齊衆，勇悍之夫，可以集事，忠厚近於迂闊，老成初若遲鈍，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，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。又駁安石「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」一段道：

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，故陛下堅執不顧，期於必行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，行險僥倖之說，未及樂成，而怨已起矣。

更就制舉之法而痛論之，其言曰：

夫欲興德行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德，審好惡以表俗，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，則是使天下相率而爲僞也。上以孝取人，則勇者割股，怯者廬墓，上以廉取人，則敝車羸馬，惡衣菲食，凡可以中上意者，無所不至。自文章言之，則策論爲有用，詩賦爲無益，自政事言之，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，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，以爲設法取人，不過如此也。矧自唐至今，以詩賦爲名臣者，不可勝數，何負於天下而欲廢之。

這一段文章，髣髴似韓非。又曰：

得人之道，在於知人，知人之法，在於責實，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責實之政，則胥吏皂隸，未嘗無人，而況於學校貢舉乎？雖因今之法，臣以爲有餘。使君臣不知人，朝廷不責實，則公卿侍從，患無人，而況學校貢舉乎？雖復古之制，臣以爲不足。夫時有可否，物有興廢，方其所安，雖暴君不

能廢，及其既厭，雖聖人不能復，故風俗之變，法制隨之，譬如江河之徙移，強而復之則難爲力。……至於貢舉之法，行之百年，治亂盛衰，初不由此，陛下視祖宗之世，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？言語文章，與今爲孰優？所謂人才，與今爲孰多？天下之事，與今爲孰辨？較此四者之長短，其議決矣。今所欲改變，不過數端，或欲鄉舉德行，而略文詞，或欲專取策論，而罷詩賦，或欲兼采舉望，而罷封彌，或欲變經生貼墨，而考大義，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，願陛下留意於遠大者，此數者皆非也，區區之法何預焉。

讀完這篇文章，東坡的面目，已躍然生動於紙上。蓋東坡係一豪放浪漫者，對於一切，咸主變其自然，不喜平地起風波，擾擾自勞，所以他說：「風俗之變，法制隨之，強而復之難爲力。」以主張萬事不受繩墨規矩之蘇東坡，而與固執不能容人的王安石，並立於朝，宜乎要各不相容，背道而馳了。試將此二人一比較之，則安石緻密，東坡粗放。惟其緻密，故度量偏狹，動輒猜忌，不能容人；惟其粗放，故胸襟豁大如海，清濁都能容納。安石峭刻，東坡傲岸。唯其峭刻，故不苟言，不苟行；唯其傲岸，故逞志恣情，不加檢束。安石立言，必以堯舜三代爲準；則東坡所言，僅較量漢唐。安石自信心篤，失之執拗；東坡則與時推移，適應環

境。東坡似長江汪洋，渾然雄厚；安石如孤峯兀立，峭然廉潔。性情既不同，見之於詩文，亦迥然異其趣：

穰侯老擅關中事，長恐諸侯客子來，我亦暮年專一壑，每逢車馬便驚猜。

這是安石的咏史詩。

平生不識高將軍，何事卻來污我足。

這是東坡贊李白的詩句。

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，公去我來墩屬我，不應墩姓尙隨公。

這是安石咏謝公墩（謝安字安石）的詩。

欲將同異較鎔銖，肝膽猶能楚越如，若信萬殊歸一理，子今知我我知魚。

這是東坡濠州觀魚臺的詩句。他們兩人的性情，看了以上幾首小詩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司馬光在當時是一個能直言極諫的鉅公，於是東坡得到同志了。二人便不顧忌諱，痛詆安石的壞處。安石性本偏激，何能堪此，爲報復計，也就吹毛求疵的來說東坡壞話了。原來東坡有個外弟，與東坡不合，安石即利用此弱點，召之來，探刺東坡的過失，其外弟對於東坡，果大加攻訐，說什麼當其丁憂



時，有販私鹽等等不端行爲。安石聞之大喜，即命其姻戚謝景溫，上書於帝，彈劾東坡。神宗有一天謂司馬光曰：誰謂東坡佳士？卿其誤矣！說罷，即以謝景溫彈劾之事見告。司馬光曰：凡責人當責其情，販私鹽之事，豈東坡所願爲？安石素惡軾，陛下豈不知之？謝景溫爲其姻戚，是以樂於承安石之意，來攻擊東坡了。帝終不信，東坡因此不安於朝，不得不請知杭州通判，以求自免。時在熙寧四年十一月。東坡去後，在朝名士，如司馬光、歐陽修、富弼及其弟子由，都先後相繼，或自求去官，或自請致仕，一時在朝的，乃是安石的黨羽了。所謂：

眼看時事力難任，貪戀君恩退未能，遲鈍終須投劾去，使君何日換雙丞。  
聖明寬大許全身，衰病摧頽自畏人，莫上岡頭苦相望，吾方祭竈請比隣。

又云：

近來愈覺世路險，每到覺處差安便。

東坡在杭州，因法便民，民賴以安。留杭三年，於熙寧七年五月，上書請調密州，因爲其弟子由，其時在濟南，想藉此和他接近些。案子由超然臺序云：

子瞻通守餘杭三年，不得以轍之在濟南也，求爲東州守，既得請高密，乃有移知密州之命。十一月，東坡到任，呼其居曰超然臺，蓋從其弟子由所命也。並爲文以記之：

凡物皆有可觀，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瑋麗者也。鋪糟啜漓，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飽，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。夫所以爲求福而辭禍者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，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，美惡之辨戰乎中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，則可樂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，是謂求禍而辭福，夫求禍而辭福，豈人之情也哉？物有以蓋之矣！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，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內而觀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，彼挾其高大以臨我，則我常眩亂反覆，如隙中之觀鬪，又烏知勝負之所在？是以美惡橫生，而憂樂出焉，可不哀哉！

此等思想，全是從莊子胎息而來，蓋東坡的性情，和其境遇，既不相容，自不得不俯就現實，順性安適，超然物外了。

是年天下大旱，歲饑，東北各地流民，大都展轉入京，絡繹不絕，當時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，目擊飢民流離困頓，妻啼子哭，慘不忍睹，因繪成流民圖一幅，獻呈皇上，並上書曰：

去年大蝗，秋冬亢旱，今春不雨，麥苗乾枯，黍粟麻豆，皆不及種，五穀湧貴，民情發惶，什九懼死，逃移南北，困苦道路，方春斬伐，竭澤而漁，大營官錢，小營升米，草木魚鹽，亦莫生遂，夷狄輒肆，敢侮中國，皆由大臣輔佐陛下不以道，以至於此。臣願陛下開倉廩以振貧乏，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，一切罷去，庶幾早召和氣，上應天心，以延蒼生垂死之命。臣又見南征北伐，皆以其盛捷之勢，山川之形，爲圖來上者多矣，今天下憂苦，質妻鬻女，父子不保，遷徙逃竄，困頓盡縷，拆屋伐桑，爭貨於市，輸官糴米，皇皇不給之狀，繪爲一圖，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，已可咨嗟涕泣，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？陛下觀臣之圖，行臣之言，自今已往，至於十日，不雨，卽乞斬臣，以正欺罔之罪。

神宗閱後，頗爲擔憂，下詔求直言，言者皆歸咎新法之不善，安石乃不安於位，自求罷免，薦韓絳爲代理，呂惠卿參知政事。二人守其成規，不少失，時號絳爲傳法沙門，惠卿爲護法善神。當時惠卿以爲免役出錢的不平均，由於簿書奉行手實法之未善，乃重定戶籍，其中有不實者，得准人民隨時告發，一時風行雷厲，有不奉行惟謹者，以遽制論。只有東坡以其令非朝廷之所出，不去理會，未幾朝廷罷手實法，以故密州人民，未蒙其害，乃東坡所賜也。

九年十二月，受命移知徐州，十年五月到任。明年，改元元豐。又明年二月，移至湖州。將動身的時候，他作詩戲贈莘老云：

餘杭自是山水窟，久聞吳興更清絕，湖中橘林新著霜，溪上茗花正浮雪，顧渚茶牙白於齒，梅溪木瓜紅勝頰，吳兒餽縷欲飛，未去先說饑涎垂，亦知謝公到郡久，應怪杜牧尋春遲，鬢絲只好對禪榻，湖亭不用張水嬉。

豈知到任後，席未及暖，山水秀麗之色未及餐，木瓜餽縷未及飽嘗，而東坡的命運，又受一大挫折。

先是惠卿得勢的時候，恐安石復入爲相，百方構陷，又屢和韓絳反對，絳白於帝，請仍起用安石，於是安石罷未及一年，復入爲相，韓絳惠卿相繼罷免。安石自入相後，又及二載，新法功效未見，國未加富，而天下已騷然，兵未變強，而邊事日亟，交趾王李乾德且大舉攻宋，聲言中國青苗助役之病民，此次出兵，全在救民，因之安石終不能安於位，復出判江寧府，以王珪吳充同平章事。是年七月二日，御史李定舒亶等告於上，謂東坡詩文中，頗有怨恨君父之言。蓋東坡前後共試過三次，皆名列前茅，自謂可得志行道，豈知神宗卽位，重用王安石，因意見與安石相左，終被排除，東坡於失望之餘，自不免要藉詩文來

一吐胸中不平之氣，而且東坡心既直，口又快，宜乎要觸犯忌諱了。所以當他通判杭州時，其族人及與東坡有舊者，即預先警戒他，並於送別詩中有云：

北客若來休問事，西湖雖好莫吟詩。

然而東坡終在杭州紀事詩上買禍了。御史奏言，謂東坡戲弄朝廷，譏切時事，如陛下發錢給貧民復本業，則曰：「贏得兒童語音好，一年強半在城中。」陛下明法以課羣吏，則曰：「讀書萬卷不諳律，致君堯舜知無術。」陛下與水利，則曰：「東海若知明主意，應教斥鹵變桑田。」陛下謹鹽禁，則曰：「豈是聞韶忘解味，邇來三月食無鹽。」如此譏謗，實屬大不敬，雖萬死不足以贖罪，請陛下明付有司，以正典刑。於是東坡遂下臺獄了，東坡居獄久，自知不免，作詩寄其弟子由。當時葉夢得記其事云：

蘇子瞻元豐間，赴詔獄，與其長子邁俱行，與之期，送食唯藥與肉，不測撤二物，而送以魚，使伺外間以爲候。邁謹守隘月，而糧盡，出謀於陳廼，委其一親戚代送，而忘語其約，親戚偶得鮮遂之，不兼他物。子瞻大駭，知不免，以祈哀於上，而無以自達，乃作二詩寄子由，神宗見之心動。

其詩云：
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暗自忘身，百年未滿先償債，十口無歸更累人，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獨傷神，與君世世爲兄弟，更結人間未了因。

柏臺霜氣夜淒淒，風動琅璫月向低，夢遶雲山心似鹿，魂飛湯火命如雞，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後牛衣愧老妻，百歲神遊定何處，桐鄉知葬浙江西。

是時子由在應天府做判官，上書乞以現任官職贖子贖之罪。而神宗亦以東坡犯的是無意罪，嘗乘間問直舍人王安禮。安禮曰：東坡係一文人，彼以爲如我之才，功名可以立致，願鬱鬱不得志到如此地步，所以要不平了，不平則鳴，亦人情之常，今一旦致之於法，恐非陛下容納人才之道。神宗以爲然，因赦免之，使爲檢校尚書、水部員外郎、黃州團練副使，時在元豐二年十二月。

此時子由也因營救東坡，坐貶筠州，其他被累及者，有司馬光、曾子固、錢世雄、黃庭堅等以下二十餘人。蓋自熙寧以來，朝廷上只有王安石和司馬光兩黨，互相對峙，此時安石雖不在朝，不過如王珪之流，亦係安石餘黨，所以便借東坡之觸犯忌諱，來實行其撲滅敵黨之陰謀了。

### 第三章 中年時代

東坡黃州之謫，可以說是他一生之轉機。吾人處境，當得意時，猶舟子揚帆海上，一帆風順，笑容可掬，幾忘其身之在舟中，及一旦風急浪高，始知戒懼，吾人處世，亦復若是，當得意時，目空一切，似乎天地間無不可爲之事，及一朝失意沈淪，始疑人生處世，決沒有永久得意的，於是由懷疑而反省，由反省而約束其身心，漸漸變爲恬靜了。東坡在獄百日，當這生死關頭，早已將其驕浮之氣，傲岸之質，消磨殆盡了。

元豐三年正月，東坡出京，赴黃州任。其時其弟子由，也從南都北往，相會於陳。夫人窮則呼天，憂則懷骨肉，今蘇氏兄弟二人，同爲逐客，一旦相會，想當時握手無語，揮淚歎歎之情，真不堪其悲傷了。東坡有詩云：

夫子自逐客，尙能哀楚囚，  
奔馳二百里，徑來寬我憂，  
相逢知有得，道眼清不流，  
別來未一年，落盡

驕氣浮，嗟我晚聞道，款啓如孫休，至言雖久服，放心不自收，悟彼善知識，妙藥應所投，納之憂患場，磨以百日愁，冥頑雖難化，鑄發亦已周，平時種種心，次第去莫留，但餘無所還，永與夫子遊，此別何足道，大江東西州，畏她不下榻，睡足吾無求，便爲齊安民，何必歸故丘。

這是東坡在陳遇見子由後所寫的一首詩，不知當時子由怎樣去安慰他一顆破碎的心呢。

自正月十二日與子由相會後，十四日又各自東西的分別了。到新息縣，遇鄉人任師中，以事犯罪坐獄中，他鄉遇故知，又不禁觸動他的心弦了，因作詩贈之：

昔年嘗羨任夫子，卜居新息臨淮水，怪君使爾忘故鄉，稻熟魚肥信清美，竹陂雁起天爲黑，桐柏烟橫山半紫，知君坐受兒女困，悔不先歸弄清泚，塵埃我亦失收身，此行蹭蹬尤可鄙，寄食方將依白足，附書未免煩黃耳，往雖不及來有年，詔恩倘許歸田里，卻下關山入蔡州，爲買烏犍三百尾。

愁人多感，人情大抵如此，東坡宿淮南破驛中，作詩云：

朝離新息縣，初亂一水碧，莫宿淮南村，已渡千山赤，巖巖號古戍，霧雨暗破驛，回頭梁楚郊，永與



中原隔黃州，在何許，想像雲夢澤，吾生如寄耳，初不擇所適，但有魚與稻，生理已自畢，獨喜小兒子，少小事安佚，相從艱難中，肝肺如鐵石，便應與晤語，何止寄衰疾。（母家在子由處，猶與兒子隨南來）

途中遊淨居寺，竄逐之客，猶不忘情於雲山，嘯傲煙霞翠微間，可謂曠達之至。其紀遊詩云：

十載游石山，自製山中衣，願言畢婚嫁，攜手老翠微，不悟俗緣在，失身蹈危機，刑名非夙學，陷罪損積威，遂恐死生隔，永與雲山遠，今日復何日，芒鞋自輕飛，稽首兩足尊，舉頭雙涕揮，靈山會未散，八部猶光輝，願從二聖往，一洗千劫非，裴回竹溪月，空翠搖煙霏，鐘聲自送客，出谷猶依依，回首吾家山，歲晚將焉歸。

又看清溪梅花云：

春來幽谷水潺潺，的皪梅花草棘間，一夜東風吹石裂，半隨飛雪渡關山。何人把酒慰深幽，開自無聊落更愁，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辭相送到黃州。

東坡跋山涉川，不知更了幾許長亭短亭，好容易於二月二日到達黃州。口吟云：

自笑平生爲口忙，老來事業轉荒唐，長江遶郭知魚美，好竹連山覺筍香，逐客不妨員外置，詩人

例作水曹郎，只慚無補絲毫事，尚費官家壓酒囊。

東坡到黃州後，住定惠院之嘯軒，幅巾芒屨，日和田野父老相適從。其詩云：

江城地瘠蕃草木，只有名花苦幽獨。嫣然一笑竹籬間，桃李漫山總龔俗。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。自然富貴出天姿，不待金盤薦華屋。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卷紗紅映肉。林深霧暗曉光遲，日暖風輕春睡足。雨中有淚亦淒愴，月下無人更清淑。先生食飽無一事，散步逍遙自捫腹，不問人家與僧舍，拄杖敲門看修竹。忽逢絕豔照衰朽，歎息無言揩病目。陋邦何處得此花，無乃好事移西蜀。寸根千里不易致，銜子飛來定鴻鶴。天涯流落俱可念，爲飲一樽歌此曲。明朝酒醒還獨來，雪落紛紛那忍觸。

卯酒困三杯，午餐便一肉，雨聲來不斷，睡味清且熟。昏昏覺還臥，展轉無由足。強起出門行，孤夢猶可續。泥深竹雞語，村暗鳩婦哭。明朝看此詩，睡語應難讀。

其間適可知。總之東坡此次到黃州，已灰心杜口，置世事於不聞不問了。所謂：

某寓一僧舍，隨僧蔬食，甚自幸也，感恩念咎之外，灰心杜口，不曾看謁人，所云出入，蓋往村寺沐

浴，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，聊以自娛耳。

其往安國寺浴，口占云：

老來百事懶，身垢猶念浴，  
衰髮不到耳，尙煩月一沐，  
山城足薪炭，煙霧濛湯谷，  
塵垢能幾何，儻然脫羈梏，  
披衣坐小閣，散髮臨修竹，  
心困萬緣空，身安一牀足，  
豈惟忘淨穢，兼以洗榮辱，  
默歸無多談，此理觀要熟。

呀！是何等的閑靜無爲，和從前談論風生，口角飛火的蘇東坡，已完全判若兩人了。五月，其家人及弟子由抵黃州，東坡迎至巴河口，喜可知也。作詩云：

去年御史府，舉動鬪四壁，  
幽幽百尺井，仰天無一席，  
隔牆聞歌呼，自恨計之失，  
留詩不忍寫，苦淚漬紙筆，  
餘生復何幸，樂事有今日，  
江流鏡面靜，煙雨輕幕幕，  
孤舟如鳧鷖，點破千頃碧，  
聞君在磁湖，欲見隔咫尺，  
朝來好風色，旗尾西北擲，  
行當中流見，笑眼青光溢，  
此邦疑可老，修竹帶泉石，  
欲買柯氏林，茲謀待君必。

不久，又從定惠院移至臨臯。所謂：

已遷居江上臨臯亭，甚清曠，風晨月夕，杖履野步，酌江水飲之。

其明年東坡請於上，就故營地址，自行墾闢，卽名之曰東坡云。

余至黃二年，日以困匱，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，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，使得躬耕其中，地既久荒，爲茨棘瓦礫之場，而歲又大旱，墾闢之勞，筋力殆盡，釋耒而歎，乃作是詩，自愍其勤，庶幾來歲之入，以忘其勞焉。

廢壘無人顧，頽垣滿蓬蒿，誰能捐筋力，歲晚不償勞，獨有孤旅人，天窮無所逃，端來拾瓦礫，歲旱土不膏，崎嶇草棘中，欲刮一寸毛，喟焉釋耒歎，我廩何時高。

荒田雖浪蕩，高庫各有適，下隰種秔稌，東原蒔棗栗，江南有蜀土，桑果已許乞，好竹不難栽，但恐鞭橫逸，仍須卜佳處，規以安我室，家僮燒枯草，走報暗井出，一飽未敢期，瓢飲已可必。

又明年（元豐五年）東坡就其地築雪堂居之，自號東坡居士。其雪堂記云：

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脊，築而垣之作堂，堂以大雪中爲，因繪雪於四壁之間，無容隙也，起居偃仰，環顧睥睨，無非雪也，蘇子居之，真得其所趣者也。

又爲之歌曰：

雪堂之前後春草齊，雪堂之左右斜徑微，雪堂之上兮，有頌人之頌頌，考槃於此兮，芒鞋而葛衣，挹清泉兮，抱瓮而忘其機，負頃筐兮，行歌而采薇，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，而今日之是，亦不知五十九年之是，而今日之非，吾不知天地之大也，寒暑之變，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。感子之言兮，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，終也釋吾之縛而脫我之機。是堂之作也，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，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，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，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，性之便，意之適，不在於他在於吾。羣息已動，大明既升，吾方輾輾一觀曉隙之塵飛，子不棄兮，我其與歸，客忻然而笑。

此等曠達語，似又較莊生爲更進一步了。

東坡友人張舜民，在其所著彬行錄，有東坡雪堂敘云：

會於子瞻所居，晚食子瞻東坡雪堂，子瞻坐詩誦獄，誦此已數年，黃之土人，出錢於州之城東隅地築磯，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在，大江之湄，北附黃岡，地形高下，公府居民，極蕭條，知州廳事，弊陋

大不勝處。

是年七月，遊赤壁，十月復遊，有前後二赤壁賦，以紀其遊。其前赤壁賦云：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，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，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，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，歌曰：桂棹兮蘭橈，擊空明兮泝流光，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，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何爲其然也？客曰：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軸轡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醴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尊以相屬，寄蜉蝣於天地，眇滄海之一粟，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，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，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蘇子曰：客

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，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，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又後赤壁賦云：

是歲十月既望，步自雪堂，將歸於臨臯，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，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，人影在地，仰見明月，顧而樂之，行歌相答，已而歎曰：有客無酒，有酒無肴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客曰：今者薄暮，舉網得魚，巨口細鱗，狀似松江之鱸，顧安所得酒乎？歸而謀諸婦，婦曰：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時之需。於是攜酒與魚，復遊於赤壁之下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曾日月之幾何，而江山不可復識矣！予乃攝衣而上，履巉巖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龍，攀栖鶴之危巢，俯馮夷之幽宮，蓋二客不能從焉，劃然長嘯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涌，予亦悄然而悲，蕭然而

恐凜乎其不可留也。反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焉。時夜將半，四顧寂寥，適有孤鶴，橫江東來，翅如車輪，玄裳縞衣，戛然長鳴，掠予舟而西也。須臾客去，予亦就睡，夢二道士，羽衣蹁跹，過臨臯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赤壁之遊樂乎？問其姓名，俛而不答。嗚呼！噫嘻！我知之矣，曩昔之夜，飛鳴而過我者，非子也耶？道士顧笑，予亦驚悟，開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

以上兩賦，雖非賦之正宗，然前賦則詞采華茂，後賦則骨氣奇高，無絲毫綺靡之氣，真不愧爲大手筆。又觀其於致范子豐書中，亦有述及遊赤壁之事者。其第一書云：

黃州少西，山麓斗入江口，石室如丹，傳云曹公敗處，所謂赤壁者，或曰非也。……今日李秀才來相別，以小舟載酒，飲赤壁下，李善吹笛，酒酣作數弄，風起水湧，大魚皆出，上有栖鶻，坐念孟德公瑾，如昨日耳。

賦中所謂有客吹洞簫，大概就是書中所說的李秀才了。其第二書云：

臨臯亭下不數十步，便是大江，其半是皖皖雪水，吾飲食沐浴皆取焉，何必歸鄉哉。江山風月，本無常主，閒者便是主人。



這就是賦中所謂「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……」的意思了。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遊承天寺，并有記，小品絕妙。

先是，朝廷定新官制，以王珪蔡確爲左右僕射，章惇爲門下侍郎。後王珪蔡確雖次第爲相，然神宗對之，無甚好感。關於官制之改革，神宗本擬將新舊人才，雙方兼用，不料仍爲珪等所阻而不果。神宗每讀東坡之文，卽聯想到東坡之遠謫異地。一日，讀其中秋詞「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」之句，因嘆曰：蘇軾是始終愛護皇上的呀！卽欲命其爲國史編纂，卒爲珪等所阻而不果。及至元豐七年四月，終下手扎，移軾至汝州，並云：「蘇軾黜居思咎，閤載滋深，人才宵難，不忍終棄。」其時東坡患目疾，杜門不出，京師盛傳他已經物化了，神宗聞之，甚爲痛惋，後爲東坡所聞，作書致友人云：

某凡百粗遣，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，杜門謝客，而傳者云遂物故，平生所得毀譽，殆皆此類也。

東坡在黃州，已居有五年之久，元豐七年十月六日，從黃州出發，因作別黃州詩。

病瘡老馬不任韉，猶向君王得敵帷，桑下豈無三宿戀，樽前聊與一身歸。長腰尙載撐腸米，闊領先裁蓋瘻衣，投老江湖終不失，來時莫遣故人非。

過江，夜行武昌山上，聽黃州鼓角之音，不禁口吟道：

清風弄水月銜山，幽人夜渡吳王峴，黃州鼓角亦多情，送我南來不辭遠，江南又聞出塞曲，半雜江聲作悲健，誰言萬方聲一概，豈憤龍愁爲余變，我記江邊枯柳樹，未死相逢真識面，他年一葉泝江來，還吹此曲相迎餞。

黃州雖爲東坡謫竄之所，然而任慣了，一旦分離，自不免要生出悵然不忍去之情了。端午日，行至筠州，與子由相會，大家是被逐遠竄之客，相別幾經裘葛，一朝聚首，真不勝其「衰顏霜鬢窮愁驚人老」之感了。別了子由，過廬山。廬山是天下名山，王貞白詩云：

嶽立鎮南楚，雄名天下聞，五峯高闕日，九疊翠連雲，夏谷雪猶在，陰岩晝不分，唯應嵩與華，清峻得爲羣。

東坡初入廬山，口吟云：

青山若無素，偃蹇不相親，要識廬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  
自昔懷清賞，神遊杳藹間，如今不是夢，真個在廬山。

芒屨青竹杖，自挂百錢遊，可怪深山裏，人人識故侯。

東坡初遊是山，對於山谷之奇秀，大有應接不暇之憾，其與友人書云：

僕初入廬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欲見，應接不暇，不欲作詩也，已而山中僧俗皆曰：蘇子瞻來矣！不覺作一絕。

所云一絕，即爲題西林寺壁上之詩。

橫看成嶺側成峯，遠近高低無一同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七月過金陵，其時王安石已罷職，居於鍾山之下，優遊自適，不問世事，其生活頗閑適，觀其所作詩云：

邯鄲四十餘年夢，相對黃梁欲熟時，萬事盡如空鳥迹，怪君強記尙能追。  
數椽庫屋生茨草，三畝荒園種晚蔬，永日終無一樽酒，可能留得故人車。

澗水無聲繞竹流，竹西花草弄春柔，茅簷相對坐終日，一鳥不鳴山更幽。

東坡至金陵，卽往見之，與共談笑，以東坡灑落之胸襟，光風霽月之氣度，當然不存什麼恩和怨，昨日反

目，而今日攜手，這本是大丈夫應有之態度。觀其與安石倡和詩云：

青李扶疏禽自來，清真逸少手親栽，深紅淺紫從爭發，雪白鵝黃也鬪開。

斫竹穿花破綠苔，小詩端爲覓橙栽，細看造物初無物，春到江南花自開。

騎驢涉涉入荒陂，想見先生未病時，勸我試求三畝宅，從公已覺十年遲。

東坡與王勝之游蔣山賦詩，安石取讀之，至「峯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」，撫几曰：老夫平生作詩，無此一句。

到郡席不暖，居民空惘然，好山無十里，遺恨恐他年，欲款南朝寺，同登北郭船，朱門收蠹戟，紺宇

出青蓮，（荆公宅已爲寺）夾路蒼髯古，迎人翠麓偏，龍腰蟠故國，鳥爪寄層巔，竹杪飛華屋，松根滋

細泉，峯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，略約橫秋水，浮屠插暮煙，歸來踏人影，雲細月娟娟。

又東坡致安石書云：

某始欲買田金陵，庶幾得陪杖屨，老於鍾山之下，既已不遂，今儀真一住，又已二十日，日以求田爲事，然成否未可知也，若幸而成，扁舟往來，見公不難矣。

其中無一句含有塵芥，從可知東坡的器量了。

年底，到泗州，因費用罄竭，上表欲乞居常州。表曰：

臣軾言：臣聞聖人之行法也，如雷霆之震草木，威怒雖甚，而歸於欲其生；人主之罪人也，如父母之譴子孫，鞭撻雖嚴，而不忍致之死。臣漂流棄物，枯槁餘生，泣血書詞，呼天請命，願回日月之照，一明葵藿之心，此言朝聞，夕死無憾。臣軾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臣昔者嘗對便殿，親聞德音，似蒙聖知，不在人後，而狂狷妄發，上負恩私，既有司皆以爲可誅，雖明主不得而獨赦，一從吏議，坐廢五年，積憂薰心，驚齒髮之先變，抱恨刻骨，傷皮肉之僅存。近者蒙恩，量移汝州，伏讀訓詞，有人材實難，弗忍終棄之語，豈獨知免於繯綫，亦將有望於桑榆，但未死亡，終見天日，豈敢復以遲暮爲嘆，更生僥覲之心，但以祿廩久空，衣食不繼，累重道遠，不免舟行，自離黃州，風濤驚恐，舉家重病，一子喪亡，今雖已到泗州，而費用罄竭，去汝尙遠，難於陸行。無屋可居，無田可食，二十餘口，不知所歸，飢寒之憂，近在朝夕，與其強顏忍恥，干求於衆人，不若歸命投誠，控告於君父。臣有薄田，在常州宜興縣，粗給饋粥，欲望聖慈，許於常州居住。

神宗許之，遂居常州。曾致賈耘老書云：

僕已買田陽羨，當告聖主，哀矜餘生，許於此安置，幸而許者，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。僕嘗閉戶不出，君當扁舟過我也。

東坡五年謫竄，飽嘗世途的紛擾，壯志消磨殆盡，意氣沮喪不堪，無怪他要日趨恬淡無爲，而有老於山水之想了。他從宜興到揚州的竹西寺，留題有云：

十年歸夢寄西風，此去真爲田舍翁，剩覓蜀岡新井水，要攜鄉味過江東。

道人勸飲雞蘇水，童子能煎罌粟湯，暫借藤牀與瓦枕，莫教孤負竹風涼。

此生已覺都無事，今歲仍逢大有年，山寺歸來開好語，野花啼鳥亦欣然。

看了這三首詩，可知東坡早已拋棄一切，願爲田舍翁以老了。然而有爲的人才，天豈肯讓他空老？果也東坡再立廊廟之機會又到了。

元豐八年，神宗崩，朝政爲之一變，東坡乃入朝視事。綜觀神宗在位十八年，勤儉愛民，不御畋遊，不治宮室，勵精圖治，不失爲一世英主，惜乎求治過急，聽信王安石，變壞法度，竟爲國之大害。富弼嘗得窺

神宗有好大喜功的野心，勸其二十年口不言兵，以免邊疆生事，而不用其言，結果西夏一役，死者數十萬，創鉅痛深，後悔莫及，卒至百不如意，資志以歿。太子立，是爲哲宗，年幼，太后臨朝，垂簾聽政，太后於神宗在位時，已屢覺新法之不便，及攝政，即將熙寧以來之新政，盡行罷去。時王珪已卒，蔡確、章惇之徒，亦皆貶竄，司馬光復入爲相。緣慶歷年間之名臣，如韓琦、富弼、歐陽修等，都已一一物化，惟光獨存。是時凡在熙寧元豐年間被貶竄之大臣，皆一一召還，東坡亦於是年五月，以朝奉郎知登州。到任纔五日，又被召至京，任禮部郎中。半月後，擢爲中書舍人。東坡憂患餘生，本不欲一躍而居要職，願屢辭不獲，尋於元祐元年二月，遷中書舍人。司馬光旣入爲相，銳意廢除新法，凡王安石所建立者，一概剷除淨盡。惟當時亦有人議道，古人有云：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今何不姑且將新法之害人最深者，稍加損益，又何必完全把它廢去呢？光慨然曰：先帝之法，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，若王安石、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，救之當如救焚拯溺，惟恐不及，況以太皇太后而改革兒子的法則，是以母改子，又誰敢議其非！於是衆議少止。蓋司馬光深知新法之爲害，故決然廢之而不疑。前王安石謂深信新法始終可行者，只一曾子宣，認爲始終不可行者，只一司馬光，今果不出其所料。自光入相後，卽罷去免役法，恢復差役法。差役法，卽以丁

充役之舊法，其實差役法與免役法比較起來，究以免役法爲優。差役一法，行之已久，流弊百出，如官府小吏，任意虐待行役者，又如因長時間之服役，人民不得休息，甚且妨害農耕，免役法則計民之貧富，分若干等級，使各輸錢代役，就是女戶單丁，亦可輸納助役錢，免於力役之苦，在安石新法中，要以此法爲最善，迨於今奉行不替。當時王安石聽得朝廷要廢去新法，尙夷然不以爲意，及聞並免役法而罷去，始愕然，不覺失聲曰：竟欲將此有百利無一弊之免役法，一併廢去嗎？已而又曰：此法終究是廢不掉的。可是司馬光當時一心要想復舊，所以不免將新法的長處，一概抹煞了。東坡看到司馬光欲廢免役法，因言於光曰：差役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聚斂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，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專力於農，而貧吏猾胥，得緣爲奸，此二害輕重，蓋略等矣。又曰：法相因則事易成，事有漸則民不驚，三代之法，兵農爲一，至秦始分爲二，及唐中葉，盡變府兵，爲長征卒，自是以來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農，農出穀帛以養兵，兵出性命以衛農，天下便之，使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實大類此，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，蓋未易也。而司馬光之意，以爲差役僅及上等之戶，且可更互以充休息，免役則歲歲出錢，永無休息之時，且下戶單丁女戶，以及鰥寡孤獨，也都要出錢，未免太苛。又每當令民輸錢免役



之際，民無所得錢，豐歲則賤糶其穀，一遇凶年，便要伐桑棗，殺牛羊，賣田地，非與人民以休養之道，堅執以東坡之言爲非是。東坡也堅執其議，遂不相合。當東坡由朝廷返寓休息，卸巾弛帶的時候，連呼司馬牛，司馬牛不止，可見其對於司馬光之不勝憤恨了。

吾們看了以上三人的主張，藉可窺見其性質之一斑，王安石急於改革，好新喜名，司馬光則一味守執泥舊，一盲進，一迂闊，獨有蘇東坡，不同於二人，待事物之來而徐圖應付，一聽其自然。蓋王好生事，司馬主保守，蘇則主無事。唉！司馬牛，司馬牛，忠信有餘，才智不足。時臺諫大都是司馬光一方面的人，皆希合以求進，東坡既以其言而不用，且讒間頻入，乃不安於朝，乞求外補，不許。惟其時司馬光頗有逐東坡之意，適於是年九月，司馬光卒，乃已。呂大防范純仁繼光之後，次第爲相。十一月，東坡以翰林院學士除侍讀。是時，河南的程頤，亦爲侍讀，不料後因意見各異，而洛蜀黨爭，又發生了。

所謂洛蜀黨爭，換言之，就是東坡和程頤因學說的不同，個人的嫌隙，延及朝廷上所生的朋黨爭執。今在敘述洛蜀黨爭之前，先將程頤的學說，述其梗概。

原來吾國學術界，自遭秦火之後，所有古代傳下來的典籍，大半焚燬一空，實爲學術界一大厄運。

漢興以後，申毛之徒，傳授舊經，馬鄭之輩，訓詁古文，於是當世儒生，紛紛費精勞神於章句記誦，言語名物，抱殘守缺，孳孳不倦，遂將古聖先賢所講的義理，置之不問了。但是這瑣屑的章句訓詁之學，又怎能滿足所有學者的慾望？況當東漢之際，佛教已由印度傳入，一般素來缺乏信仰，缺乏哲理，并不滿於章句訓詁之儒生，自不免要盡棄其所學而從之了。加之釋教寂滅之說，與老莊虛無之說，又極相似，一方面既可藉老莊之言，以說佛理，一方面又可藉佛理以闡明老莊之學，於是魏晉以後，清談之徒，釋老之輩，便如雨後春筍，勃然怒發，經唐五代而至於宋，佛教之風彌甚，禪學亦披靡一時，當時號稱正宗派的儒生，雖竭力加以排斥，然他們這些平易淺近，日用倫常之老生常談，又怎能折服當時之人心？即如以唐韓愈之雄於文，大聲疾呼，尙不足以振儒風，也可見當時的風尚。宋儒談性說理，精博深遠，頗和佛家妙奧之說相彷彿，雖自命仍服膺孔門遺教，實際已受過佛教的洗禮，其風氣開端於周程，成功於朱陸，而肇始於宋仁宗的時候。

周敦頤，字茂叔，濂溪人，是二程的老師，著有通書及太極圖說。太極圖得自五代華山道士陳搏，陳搏授與种放，种放授與穆脩，穆脩授與周敦頤。此圖雖出自道家，而本於周易，易經與道德經，本有相似

之點，儒家和道家所以得融合者，實基於此，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，即爲儒道兩說融合以後的新產兒。儒道既經融合了，道和佛最相近，到這個地步，儒家和佛教，自亦有融合聯絡的可能。果然，周敦頤的高足二程，乃開始取佛理來融合儒家之說了。二程兄顥，號明道，弟頤，號伊川。二人以爲天下無論什麼理，悉備於儒家，並謂吾人只要將儒家之理，加以擴充，即佛老之精說，亦無不包括在內。緣儒學支配我國人心，最爲深切，無論何說，脫離了儒學，便難立足，當時的宋學，當然也不能跳出此範圍，然一考其內容，則除了儒家衣鉢相傳之修身齊家之實際學問外，已純然偏於佛老的思想了。

蘇東坡承受家學，他的學說思想，與程頤絕不相同。所謂東坡之家學，是雜經而帶有法術的。法術之學，雖由老莊無爲思想中得來，而並非老莊之學，是將老莊空想的純理，來實行儒家實際政治觀念的，因其來自老莊，故多少帶一些老莊思想，可是又因其着眼之點，切實於儒家的政治方面，所以也可以說和儒家相近，惟二者不同之點，就是法家挾其權術，先經世致用，而後修身齊家，故法術之學，既不是老莊的思想，也不是儒家的思想，是純粹獨樹一幟的。今將二程和蘇氏的學問，兩相比較，則蘇氏之學問，着力於實際問題，二程的學問，涉想高遠。蘇氏的學問是本於儒家的思想，而含有老莊思想之變

化的。二程的學問，是本於佛老的思想，而又不免含有儒家思想之固定性的。東坡上書神宗，痛論性命理氣之說，有云：

夫性命之說，自子貢不得聞，而今之學者，恥不言性命，讀其文，浩然無當而不窮，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，此豈真能然哉，蓋中人之性，安於放而樂於誕耳，陛下亦安用之。

這種不切實用的理氣性命之說，在東坡看來，實在是一種放誕迂闊的論調。又因理學之偏狹，而影響程頤的個性，亦偏狹而小心翼翼，因法家的變通，影響東坡的個性，亦變通而放浪不羈，所以二人除學說主張不同外，即個性亦相衝突的。

程頤爲人峭峻孤狷，不似乃兄之溫和可親。明道爲學，泛濫諸家出入釋老垂數十年，結果雖仍歸宿到孔孟一條路上，然其對於釋老，仍不能忘情。程頤則專對四書下功夫，餘則屏棄一切，其器量之狹小，可想而知。其學亦如其人，主誠敬，主人當克己復禮，驅邪存誠。周敦頤的學問，本主張對靜字下功夫，傳到程頤，則又主以敬守靜了，這是他和周敦頤主張不同之一點。程頤後罹紹興年間的黨禍，被貶於涪州，當渡江時，適值大風，舟幾傾覆不可支，舟中人皆號哭失聲，頤獨正襟危坐，毫不爲動。已而舟行及

岸，同舟父老問曰：當船行危急之際，君獨面無怖色，何耶？程頤曰：是不難也，心誠主敬而已。父老曰：心誠主敬固善，然終不若無心之爲尤善也，此語正中其病根。

頤既主誠敬，故律身極嚴，卽其待人接物，亦莫不如是。一日，頤嘗靜坐，弟子游酢侍立，不敢去，迨日暮，就舍門外，已雪深數尺矣。所以明道嘗言，異日師道之尊嚴，我不及吾弟，若接引後學，隨人才而教育，則吾何敢多讓焉。

治平（英宗）元豐（神宗）年間，程頤門下弟子屢薦其師於上，皆不就，及至元祐元年，被召至崇政殿說書，乃入，因上奏曰：

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，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之士，使與之處，以薰陶成性，況陛下春秋方富，雖睿聖得於天資，而輔養之道，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，則氣質變化，自然而成。頤選名儒，入侍勸講，講罷留之分直，以備訪問，或有小失，隨事獻規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。

觀其主張，未始不是，然教人當寬猛共濟，以涵養其性情，若一味主張嚴格，雖常人猶不免厭惡，況人主

乎？況年幼之人主乎？而程頤對於這一點，卻不注意。其進講也，氣色嚴厲，絲毫不肯假借，雖小事必爭。帝嘗憑檻，偶折柳枝，頤卽正色曰：方春時和，萬物發生，不當輕有所折，以傷天地之和。哲宗聞之，卽將柳枝擲地，不待終講而去。其待人接物，絲毫不容苟且，卽此一端，已可想見。

東坡生性闊達，故其講經，主張說其大體，不拘小節，且其學根據於法術，故其講經時，多參插史事，將歷代治亂興衰，邪正得失之端，反覆開導，帝每有所悟，一時雖恭默不言，然輒爲之首肯云。

東坡與程頤學說的不同，既如此，性情的不同，又如彼，而二人同立於朝，自不免發生衝突。在東坡視之，程頤爲一矯飾不近人情者，在程頤視之，東坡爲一放肆無賴之徒，因之同一事情，二人的意見總是相左的。有一次，百官方有慶禮，忽得司馬光病歿惡耗，事畢，百官欲往弔，程頤反對曰：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，而東坡頗持異議，曰：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。二人遂成嫌隙。東坡嘗謂哲宗曰：臣素惡程頤之姦，未嘗假以詞色。後爲程頤所悉，二人愈不相容，有若水火，其門下亦各以師說，互相標榜，互相攻擊，洛蜀黨爭，由是而起。

先是，東坡在試館策問中曾云：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，權百官有司不舉其職，而或至於媮，欲法

神宗之勵精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，而流入於刻。於是程頤門人右司諫賈易、左正言朱光庭等，劾試策問訛謗之罪，事爲東坡門人殿中侍御史呂陶所知，曰：「臺諫當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事權，以報私隙。」右司諫王覲亦言：「試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，若悉考同異，深究嫌疑，則兩歧遂分，黨論滋熾，大學士命詞失指，其事尙小，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，國家之大患也。」後朝廷也明瞭這個意思，宣諭稱詳覽試文意，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，非是譏諷祖宗。范純仁亦言東坡無罪，遂置不問。會帝患瘡痛不出，頤詣宰臣呂公著，問上不御殿，知否？且曰：「二聖臨朝，上不御殿，太后不當獨坐，且人主有疾，而大臣不知，可乎？」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，由是大臣亦多不悅。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，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，諫議大夫孔文仲，因奏頤污下儉巧，素無鄉行，經筵陳說，僭橫忘分，徧謁貴臣，歷遣憂諫，騰口間亂，以憤恩讎，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，請放還田里，以示典刑，乃罷去。東坡亦不欲在紛爭之區，多流連，諱外補。其與李方叔書云：

某以虛名過質，士大夫不察，責望逾涯，朽鈍不能副其求，復致紛紛，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，以饒餘年，不知果得此願否？故人見愛以德，不應更虛華粉飾，以重其不幸，承示諭，但有愧汗耳。

又和王晉卿詩云：

先生飲東坡，獨舞無所屬，當時挹明月，對影三人足，醉眼草棘間，蟲虺莫予毒，醒來送歸雁，一寄千里目，悵焉懷公子，旅食久不玉，欲書加餐字，遠託西飛鶴，謂言相濡沫，未足救溝瀆，吾生如寄耳，何者爲禍福，不如兩相忘，昨夢那可逐，上書得自便，歸老湖山曲，躬耕二頃田，自種十年木。

終於四年七月，除龍圖閣學士，知杭州。杭州一地，東坡於十六年前，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，曾到此做過通判，所以他作的到杭州任謝表有「江山故國，所至如歸，父老遺民，與臣相問」之言了。

杭州風景絕佳，唐白樂天曾守其地，有詩云。

餘杭形勝世間無，州傍青山縣枕湖，遶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松樹一千株，夢兒亭古傳名榭，教妓樓前道姓蘇，獨有使君年老大，風流不稱白髭鬚。

東坡居此，嘯傲湖山風月者凡三載，與從前白樂天居杭的歲月相彷彿，他有詩云：

當年衫髮兩青青，強說重臨慰別情，衰髮祇今無可白，故應相對講來生。

出處依稀似樂天，敢將衰朽較前賢，便從洛社休官去，猶有閑居三十年。



在郡依前六百日，山中不記幾回來，還將天竺一峯去，欲把雲根到處栽。

從前白樂天詩中有「在郡六百日，入山十二回」之句，所以東坡便引用白氏陳句，而有「在郡依前六百日，山中不記幾回來」之言了。又當時東坡與人書云：

景色如此，去將安往，但著衣喫飯處，得住且住也。

東坡遊湖，每以吏牘自隨，泛舟渡湖後，先到普安院用飯，然後到靈隱天竺間，尙羊盞榼，最後到冷泉亭，將隨身所帶的案牘剖決之，落筆有如秋風掃黃葉，於談笑之間，是非曲直，已經辨明了。既畢，乃和僚吏劇飲，直至暮色蒼茫，始乘馬歸去，其豪情逸興，有如此者。

六年三月，復應召赴闕，入爲翰林。其弟子由，同時入爲尙書右丞，兄弟二人，同時列朝，讒謗之來，自所不免，右司諫楊康國奏曰：

軾之兄弟，謂其無文字則非也，蹈道則未也，其爲乃學爲儀秦者也，其文率務馳騁，好作爲縱橫掉闔，無安靜理，陛下若悅蘇軾文字，而用之不疑，是又用一王安石也，軾以文學自負，而剛狠好勝，則與安石無異。

上不報。賈易亦彈劾之，謂彼前年由黃州移至汝州，路過揚州，題詩竹西寺壁上，有「山寺歸來聞好語」之句，此詩頗含聽得先帝晏駕消息，表示欣喜之意。御史中丞趙君錫亦以爲言，太后聞之大怒，免賈易。趙君錫職，呂大防請並貶兩免，東坡聞之懼，乃乞求外補，後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。總計東坡在闕僅及四閱月，其懷別子由詩有序云：

元祐六年，予自杭州召還，寓居子由東府，數月復出，領汝陰，時予五十六矣。

又與王定國書亦云：

平生親友，言語往還之間，動成坑阱，極紛紛也……得穎藏拙，餘年之幸也，自是剝心鉗口矣，此地於我稍切，須是安處。

又云：

近日都下又一場紛紛，何時定乎？穎雖少僻，去都下近，親知多特來相看者，殊倦於應接，思遠去而未能也。

先是元祐更化之後，王安石的一黨，一時失勢，退居各地，靜待時機，作捲土重來之計，及司馬光卒，

朝臣各分黨派，互相猜忌，王呂之徒，乃乘機大放蜚語，於是內部的攻擊，外來的中傷，一時並作，廟堂之上，頓呈混亂狀態。東坡目擊此狀，不欲廁身其間，自尋煩惱，請求遠去，因於七年正月，改知揚州。有詩云：

東都寄食似浮雲，襍被真成一宿賓，收得玉堂揮翰手，卻爲淮月弄舟人，羨君湖上齋搖碧，笑我花時甌有塵，爲報年來殺風景，連江夢雨不知春。

到揚未及一年，於是年九月，復召入爲兵部尚書，兼侍讀。初，元祐五年一月，程頤丁父憂去朝。七年三月，服闋，復被召赴京，頤上表再三，辭不就。御史董敦逸，撫其表中怨望語，聞之於上，因改授管勾崇福宮，自是以後，終其身不復召用矣。及東坡之入闕也，御史董敦逸等，又言東坡爲中書舍人時，草呂惠卿制詞，指斥先帝，與其弟轍互相表裏，紊亂朝政，太后不信，罷董敦逸職，而東坡因之亦不安於位，上書求去。

乞郡三章字半斜，廟堂傳笑眼皆花，上人問我遲留意，待賜頭綱八餅茶。

夢遶吳山卻月廊，白梅盧橘覺猶香，會稽且作須臾意，從此歸田策最良。

東南此去幾時歸，倦鳥孤雲豈有期，斷送一生消底物，三年光景六篇詩。上不許，尋遷禮部尚書，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。既而大勢一變，東坡又遭貶竄之禍了。

## 第四章 晚年時代

元祐八年九月，宣仁太后崩。太后聽政九年，她承熙豐年間天下厭苦之後，舉賢人，黜小人，與民休息，終太后之世，王呂之徒，無所施其技，其賢明實有足多者，所以後世有女中堯舜之稱。王呂之徒，當太后聽政時候，雖一時無所施其技，然他們並不因此灰心，以爲一旦太后逝世，政局一變，吾們又可以得志行道了，果然，太后既崩，哲宗親政之後，卽有禮部侍郎楊畏上疏，請紹述神宗之政，且乞召章惇爲相。山雨欲來風滿樓，東坡看到大勢已去，不能挽回了，因請求外補，後以兩學士知定州，時政局將變，東坡要想向哲宗辭行，已不可能。既行，乃上書言事，藉作臨別的忠告。

天下治亂，出於下情之通塞，至治之極，小民皆能自通，迨於大亂，雖近臣不能自達。陛下臨御九年，除執政臺諫外，未嘗與羣臣接，今聽政之初，當以通下情，除壅蔽爲急務。臣日侍帷幄，方當戍邊，願不得一見而行，況疏遠小臣，欲求自通難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，不效愚忠。古之聖人，

將有爲也，必先處晦而觀明，處靜而觀動，則萬物之情，畢陳於前。陛下聖智絕人，春秋鼎盛，臣願虛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爲，默觀庶事之利害，與羣臣之邪正，以三年爲期，俟得其實，然後應物而作，天下無恨，陛下亦無悔。由此觀之，陛下之有爲，惟憂太蚤，不患稍遲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進好利之臣，輒勸陛下輕有改變，故進此說，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，天下幸甚。

東坡知定州的時候，雨中別其弟子由，有詩云：

庭下梧桐樹，三年三見汝，前年適汝陰，見汝鳴秋雨，去年秋雨時，我自廣陵歸，今年中山去，白首歸無期，客去莫嘆息，主人亦是客，對牀定悠悠，夜雨空蕭瑟，起折梧桐枝，贈汝千里行，重來知健否，莫忘此時情。

十二月到任。東坡出關的時候，正是朝議洶洶，國是將變之際，所以東坡欲向哲宗辭行而不得，及甫出都門，一般急功近名之徒，乘機出現，有如被壓迫的噴泉，尋到孔穴似的紛紛迸發，真所謂「黑風白雨，驀地來」了，立即罷免呂大防、范純仁等，代之以章惇、蔡京及其弟卞爲尙書左右僕射，悉引王呂之遺黨，居於要津，託紹述聖道之名，改元紹聖，盡復熙寧元豐以來之舊政，治元祐諸臣以罪。原來元豐時代

的新政，是被司馬光一黨人所毀敗的，元祐更化，便是元豐新政的反動，王呂之徒，被他們掎擊無遺。夫壓力愈大，反動力亦愈大，此次王呂之徒，重握政權，其痛擊元祐更化一輩人物，自亦意中事了。如呂大防、劉摯、范純仁、王顛、呂陶、趙君錫、晁補之、黃庭堅、秦觀、朱光庭等，不論洛黨蜀黨，一網打盡，無不被窺。即如已死的司馬光、呂公著等，還不肯饒赦他，要奪其贈諡，反動之猛，可想而知。是時程頤已被貶至涪州，蘇轍已被貶至筠州，則東坡又豈能幸免。紹聖元年四月，御史虞米等上疏，謂蘇軾在先朝，久以罪被廢，至元祐中，始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，凡其所爲文，無不譏斥先朝，撥古非今，並多引衰世之事，以快其私忿，如攻擊呂惠卿，則曰首建青苗，次行助役，均輸之政，自同商賈，手實之禍，下及雞豚，苟有蠶國而害民，率皆攘臂而爭先，其攻擊呂大防，則曰民亦勞止，願聞休息之期，其撰司馬光神道碑，則有退居於洛，如屈原之在陂澤等語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，乞就其所犯各點，明正典刑。詔下，以左朝奉郎知英州，未及到任，又被貶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。

東坡出發赴惠州時，其子過，與妾朝雲同行赴謫所。中途有詩云：

捍索梳竿立嘯空，篙師酣寢浪花中，故應管蒯知心腹，弱纜能爭萬里風。

此生歸路愈茫然，無數青山水拍天，猶有小船來賣餅，喜聞墟落在山前。

月輪亭午汗珠融，誰識南訛長養功，暴雨過雲聊一快，未妨明月卻當空。

臥看落月橫千丈，起喚清風得半帆，且並水村欹側過，人間何處不巖巖。

唉！茫茫塵世，殺機四伏，到處巉巖，東坡此詩，正不知包有多少感慨在內呢。舟行至慈湖，爲風所阻，不能前進，回想到退之潮州之貶，不禁感慨系之。有詩云：

我行都是退之詩，真有人家水半扉，千頃桑麻在船底，空餘石髮挂魚衣。

過惶恐灘，慨姦邪之蔽塞聖明，有詩云：

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，山憶喜歡勞遠夢，地名惶恐泣孤臣，長風送客添帆腹，積雨

扶舟減石鱗，便合與官充水手，此生何止略知津。

到清遠，聞人說惠州風物之美，作詩云：

到處聚觀香案吏，此邦宜着玉堂仙，江雲漠漠桂花溼，海雨儵儵荔子然，開道黃柑常抵鵲，不容

朱橘更論錢，恰從神虎來弘景，便向羅浮見稚川。

十月到惠州，作詩云：

勞髯曾遊豈夢中，欣然雞犬識新豐。吏民驚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攜迎此翁。蘇武豈知還漠北，管寧

自欲老遼東，嶺南萬戶皆春色，會有幽人客寓公。

東坡到惠州後，曾與參寥書，詳述客中情況：

某到貶所半年，凡百粗造，更不能細說，大略祇似靈隱、天竺和尙，退院後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，折足鑪中，番糙米飯吃，便過一生也得，其餘癯瘠病人，北方何嘗不病，是癯皆死得人，何必瘠氣，但苦無醫藥，京師國醫手裏，死漢尤多，參寥聞此一笑，當不復憂我也！故人相知者，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。

他的超然安命，在此書中，已可窺見一斑。名其居室曰無邪齋，有銘曰：

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，子由報以佛語曰：本覺必明，無明明覺。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夫有思皆邪也，無思則土木也，吾何自得道，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？於是幅巾危坐，終日不言，明目直視，而無所見，攝心正念，而無所覺，於是得道，乃名其齋曰思無



邪，而銘之曰：

大患緣有身，無身則無病，廓然自圓明，鏡鏡非我鏡，如以水洗水，二水同一淨，浩然天地間，惟我也獨正。

明年三月，遷合江亭，有詩云：

海山葱蘢氣佳哉，二江合處朱樓開，蓬萊方丈應不遠，肯爲蘇子浮江來，江風初涼睡正美，樓上啼鴉呼我起，我今身世兩相違，西流白日東流水，樓中老人日清新，天上豈有癡仙人，三山咫尺不歸去，一盃付與羅浮春。（予家釀酒名羅浮春）

三年四月，再遷至嘉祐寺。

東坡初貶黃州，在逆境中，已能御其氣，斂其情，但習氣猶未除淨，動輒回復舊狀，及二次入闕，以筆舌賈禍，遠貶惠州，又處逆境了，這次被貶，和黃州之貶，乃大不同，氣質愈加收斂，非特能御其氣，靜其情，並且能抑其氣，省其愆。所謂：

過廣州，買檀香數斤，定居之後，杜門燒香，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。

又云：

某近日甚能剝心省事，不獨省外事也，幾於寂然無念矣，所謂詩文之類，皆不復經心，亦不自能措辭矣。

彼既不作詩文，不省外事，亦不敢遨遊山水，所以他說：

羅浮曾一游，每出勞人，不如閉戶之有味也。

彼終日所樂者，惟有每日飲家釀的桂酒羅浮香五小盞，所謂：

某終日把盞，積計不過五銀盞爾，然得一釀酒法絕奇。

彼所獲得之釀法，係釀桂酒，所謂：

嶺南家家造酒，近得一桂酒法，釀成，不減王晉卿家碧香，亦謫居一樂事也。

並有詩云：

搗香篩辣入餅盆，盎盎春谿帶雨渾，收拾小山藏社壑，招呼明月到芳樽，酒材已遣門生致，菜把仍叨地主恩，爛煮葵羹掛桂醕，風流可惜在蠻村。

釀成之後，每與羅浮道士飲。所謂：

但乞可與飲者，羅浮有道士，雖朴野，至行清苦，常欲濟人，深可欽，爰見邀之在此。

對飲時，並有絕佳之下酒物，膏其口腹。所謂：

南村諸楊北村盧，（謂楊梅盧）白花青葉冬不枯，垂黃綴紫煙雨裏，特與荔支爲先驅，海山仙人

絳羅襪，紅紗中單，白玉膚，不須更待妃子笑，風骨自是傾城姝，不知天工有意無，遣此尤物生海

隅，雲山得伴松檜老，霜雪自困楂梨麓，先生洗瓊酌桂醕，冰檠薦此賴虬珠，似開江鱸斫玉柱，更

洗河豚烹腹臑，（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，果中無比，惟江鱸柱河豚魚近之耳。）我生涉世本爲口，一官久已

輕蓴鱸，人間何者非夢幻，南來萬里真良圖。

東坡住在惠州，非特有桂酒可飲，並有新鮮荔支可啖，這也是東坡平生一件快事。所謂：

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，日啖荔支三百顆，不妨長作嶺南人。

觀其云「南來萬里真良圖」，又云「不妨長作嶺南人」，可知東坡已不復思歸，情願終老是鄉了。所

以又云：

南北居住定有命，此心亦不思歸，明年買田築室，作惠州人矣。

惠州城的後方，有一隙地，本爲白鶴觀舊址，東坡購之，而築室其上。所謂：

某又已買得數畝地，在白鶴峯上，古白鶴觀基也，已令斫木陶瓦，作屋二十間，今冬成，去七十無幾，矧未能必至邪？更欲何之，以此神氣粗定。

又有詩云：

前年家水東，回首夕陽麗，去年家水西，溼面春雨細，東西兩無擇，綠盡我輒逝，今雲復東徙，舊館聊一憩，已買白鶴峯，規作終老計，長江在北戶，雪浪舞吾砌，青山滿牖頭，鬢髮幾雲鬢，雖慚抱朴子，金鼎陋蟬蛻，猶買柳柳州，廟俎薦丹荔，吾生本無待，俯仰了此世，念念自成功，塵塵各有際，下觀生物息，相吹等蚊蚋。

四年二月十四日，新屋落成，他就搬到新屋子裏去了。他住了非常快意，其致友人書有云：

新居在一峯上，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，下臨大江，見數百里間，柳子厚云：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此丘也歟？

東坡在惠州，僅其第三子過，追隨左右，其餘家人，俱留居宜興。是年，其長子邁，授韶州仁化令，舉家來惠州，父子三年不相見，一旦晤面，喜可知也。此時東坡年已六十，際此風燭殘年，而有兒孫滿堂，膝下承歡之樂，真是快樂極了。所以他有下列一段記事云：

我卜我居，居非一朝，龜不吾欺，食此江郊，廢井已塞，喬木干霄，昔人伊何，誰其裔苗，下有碧潭，可飲可濯，江山千里，供我遐矚，木固無脛，瓦豈有足，陶匠自至，嘯歌相樂，我視此邦，如洙如沂，邦人勸我，老矣安歸，自我幽獨，倚門或揮，豈無親友，雲散莫追，旦朝丁丁，誰款我廬，子孫遠至，笑語紛如，剪髮垂髻，覆此瓠壺，三年一夢，乃復見余。

又與陳伯脩書云：

某適居粗道，筠州時得書甚安，字由在筠長子已授仁化令，今挈家來矣，某以買地結茅，爲終焉之計，獨未覓墓爾，行亦當作杜門絕念。

東坡初到惠州，認爲處此瘴癘之鄉，非自加修養不可。所以常常絕欲養神，息念鍊精。謂：

瘴鄉風土，不問可知，少年或可久居，老者殊畏之，唯絕嗜慾節飲食，可以不死，此言已書諸紳矣。

餘則信命而已。

又曰：

清靜獨居，一年有半爾，已有所覺，此語易曉無疑也，然絕慾天下之難事也，殆似絕肉。

後來他的痔疾大發，自以為可以清靜勝之。謂：

某舊苦痔疾，蓋二十一年矣，今忽大作，百藥不效，知不能為甚害，然痛楚無聊，兩月餘，頗亦難當，出於無計，遂欲體糧以清靜勝之，則又未能，遽爾則又不可，但擇其近似者，斷酒肉，斷鹽酪醬菜，凡有味物皆斷，又斷硬米飯，惟食淡麪一味，其間更食胡麻、茯苓、麩少許取飽，胡麻、黑脂麻是也，……如此服食多日，氣力不衰，而痔漸退，……此事極難忍，方強力以行之，……既斷肉五味，只啖麩及淡麪，更不消別藥，百病自去，此長年之真訣，易知而難行爾，弟發得志願甚堅，恐是因災致福也。

東坡不吃肉，不吃葷血，斷鹽酪，斷五味，每天唯食麪一斤，和以胡麻、茯苓、麩併食，吃的東西，如此簡淨，而生活又如此蕭灑，真有不食人間煙火氣之概。其生活之蕭灑，觀下列小詩可知也。

南嶺過雲開紫翠，北江飛雨送淒涼，酒醒夢回春盡日，閉門隱几坐燒香。

門外橘花猶的皜，牆頭荔子已爛斑，樹暗草深人靜處，卷簾欹枕臥看山。

如此清靜的生涯，似可讓東坡終老餘年了！然而畢竟事與願違，朝廷詔書頒下，又遭萬里海外之謫了。原來新黨得勢之後，對於元祐黨人，痛加貶抑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蘇轍自貶謫到筠州之後，至是猶以爲未足，再以化州別駕，安置雷州，東坡得此消息，自知不免，即告友人云：

舍弟西貶，某久安居此乎？若知之，可密錄示，憂患之來，想皆前定，欲早知，少免狼狽。

果不出他所料，是年（紹聖四年）四月朝廷下詔，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了。當時東坡在志林上曾自述云：

余在惠州，忽被命責儋耳，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：此固前定，吾妻沈，事僧伽甚誠，一夕夢和尚來辭云：當與蘇子瞻同行，後七十二日有命，今適七十二日矣，豈非前定乎？遂寄家於惠州，獨與幼子過渡海。

以東坡衰老之身，萬里投荒，自期此行必死無疑。曾云：

某垂老投荒，無復生還之望，昨與長子邁訣，既處置後事矣，到海南，首當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乃留手疏與諸子，死則葬海外，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，父既可施之子，子獨不可施之父乎？生不挈家，死不扶柩，此亦東坡之家風也，此外宴坐寂照而已。

是年五月，行至藤地，適子由有雷州之行，二人在藤相遇，同是垂老之年，今日的生離，或許也就是來日的死別，東坡有詩云：

九疑聯縣屬衡湘，蒼梧獨在天一方，孤城吹角煙樹裏，落月未落江蒼茫，幽人抱枕坐歎息，我行忽至舜所藏，江邊父老能說子，白須紅頰如君長，莫嫌瓊雷隔雲海，聖恩尙許遙相望，平生學道眞實意，豈與窮達俱存亡，天其以我爲箕子，要使此意留要荒，他年誰作輿地志，海南萬古眞吾鄉。

二人自藤地相遇後，卽同伴偕行，其間東坡有詩云：

我少卽多難，遭回一生中，百年不易滿，寸寸彎強弓，老矣復何言，榮辱今兩空，泥丸尙一路，（古語云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）所向餘皆窮，似聞崆峒西，仇池迎此翁，胡爲適南海，復駕垂天鵬，下視九



萬里浩浩皆積風，回望古台州，屬此琉璃鍾，離別何足道，我生豈有終，渡海十年歸，方鏡照兩瞳，還鄉亦何有，暫假壺公龍，蛾眉向我笑，錦水爲君容，天人巧相勝，不獨數子工，指點昔游處，蒿萊生故宮。

六月十一日，二人在雷州分別，其時東坡痔疾大作，子由看到老兄扶病南渡，實有所不忍，臨別時設饌歡宴，殷勤勸其止酒。東坡口吟云：

時來與物逝，路窮非我止，與子各意行，同落百蠻裏，蕭然兩別駕，各攜一稚子，子室有孟光，我室惟法喜，相逢山谷間，一月同臥起，茫茫海南北，粗亦足生理，勸我師淵明，力薄且爲己，微漪坐杯勺，止酒則瘳矣，望道雖未濟，隱約見津涘，從今東坡室，不立杜康祀。

揮淚話別，珍重一聲之後，東坡渡海了！此海渡過，即抵蠻荒之域，從此生還無期，舉首北望，雲山蒼蒼，海水湯湯，身居絕域，心戀故鄉，此情此景，能不愴然淚下。觀其致林濟甫書，有云：

某與幼子過南來，餘皆留惠州，生事狼狽，勞苦萬狀，然胸中亦自有悠然處也，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，明日順風即過矣，回望鄉國，真在天末。

又云：

某兄弟不善處世，並遭遠竄，墳墓單外，念之感涕。

七月抵儋耳之昌化，去京萬里，人迹罕至，食物亦無覓處，惟有瘴癘煙霧而已。觀其致友人書云：

嶺南天氣卑溼，地氣蒸溽，而海南爲甚，夏秋之交，物無不腐壞者。……九月二十七日，秋霖不止，顧視幃帳，有白蟻升餘，皆已腐爛，感嘆不已！

又至昌化軍謝表云：

今年四月十七日，奉被告命，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，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，至七月二日，已至昌化軍訖者。並鬼門而東，驚浮瘴海以南，遷生還無期，死有餘責。臣賦（中謝）伏念臣頃緣際會，偶竊寵榮，曾無毫髮之能，而有丘山之罪，宜三黜而未已，跨萬里以獨來，恩重命輕，咎深責淺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，湯德寬仁，赫日月之照臨，廓天地之覆育。譬之蠕動，稍賜矜憐，俾就窮途，以安餘命。而臣孤老無託，瘡痍交攻，子孫慟哭於江邊，已爲死別，魑魅逢迎於海上，寧許生還。念報德之何時，悼此心之永已。俯伏流涕，不知所云。

此文滿紙淒涼，不勝卒讀。

東坡初到瓊州，僦官舍以居。元符元年二月，朝廷派提舉常平董必二人，赴廣西訪察，董必至雷州，聞東坡居瓊州官舍，即遣人前往，將其逐去。唉！新黨手段之毒狠，真可謂無微不至了。

東坡被逐後，乃於軍城之南天慶觀之旁，買地築室以居，觀其與鄭靖老書云：

初賃官屋數間居之，既不可住，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，近買地起屋五間，一龜頭在南，汙池之側，茂木之下，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，但勞費貧窘耳，此中枯寂，殆非人世。

又與程秀才書亦云：

此間食無肉，病無藥，居無室，出無友，冬無炭，夏無寒泉，然亦未易悉數，大率皆無耳，惟有一幸，無甚瘴也。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，僅庇風雨，然勞費亦不貲矣，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，愧之不可言也。

東坡名其新屋曰桄榔庵，有銘云：

東坡居士，謫於儋耳，無地可居，偃息於桄榔林中，摘葉書銘，以記其處。

九山一區，帝爲方輿，神尻以遊，孰非吾居。百柱厦，萬瓦披敷，上棟下宇，不煩兵夫。海氛瘴霧，吞吐吸呼，蝮蛇魑魅，出怒入娛。習苦堂皂，離處童奴。東坡居士，強安四隅。以動寓止，以質託虛。放此四大，遠於一如。東坡非名，岷峨非廬，須髮不改，示現毗盧。無作無止，無欠無餘，生謂之宅，死謂之墟。三十六年，吾其捨此，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。

又其記載新屋之位置及情狀云：

新居在軍城南，極湫隘，粗有竹樹，煙雨濛晦，真涎塢獠洞也。

東坡在新居內，作何消遣呢？觀其致友人書云：

今遠竄荒服，負罪至重，無復歸望，杜門屏居，寢飯之外，更無一事，胸中廓然，實無荆棘。

又云：

僕旣病倦不出，出亦無往還者，閤門面壁而已。

又云：

僕焚毀筆硯已五年，尙寄味此學，隨行有陶淵明集，陶寫伊鬱，正賴此耳。

又云：

流轉海外，如逃空谷，既無與晤語者，又書籍舉無有，惟陶淵明一集，柳子厚詩文數冊，常置左右，目爲二友。

又云：

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，又借得前漢抄，若了此二書，便是窮兒暴富也，呵呵！老拙亦欲爲此，而目昏心疲，不能自苦，故樂以此告壯者爾。

東坡閑居無事，涵詠淵明之詩，並作和陶詩，凡四卷，其弟子由爲之引曰：

東坡先生，謫居儋耳，置家羅浮之下，獨與幼子過，負擔渡海，葺茅竹而居之，日啗藜芋，而華屋玉食之念，不存於胸中。平生無所嗜好，以圖史爲園囿，文章爲鼓吹，至是亦皆罷去，獨猶喜爲詩，精深華妙，不見老人衰憊之氣。是時轍亦遷海康，書來告曰：古之詩人，有擬古之作矣，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古人，則始於吾。吾於詩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，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實而實綺，灑而實腴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，至其得意，自謂不甚愧。

淵明，今將集而併錄之，以遺後之君子，其爲我志之。然吾於淵明，豈獨好其詩也哉！如其爲人，實有感焉。淵明臨終疏告儼等：吾少而窮苦，每以家弊，東西游走，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，自量爲己，必貽俗患，黽勉辭世，使汝等幼而飢寒。淵明此語，蓋實錄也。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，半生出仕，以犯世患，此所以深愧淵明，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。嗟乎！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，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，爲獄吏所折困，終不能悛，以陷大難，乃欲以桑榆之末景，自託於淵明，其誰肯信之？雖然，子瞻之仕，其出處進退，猶可考也，後之君子，其必有以處之矣。

云：

海南島上，荒地居多，稊稂之類，不敷供給，乃不得不雜以藜芋，和米煮粥以果腹，觀其與子由詩有

五日一見花豬肉，十日一遇黃雞粥，土人頓頓食藜芋，薦以熏鼠燒蝙蝠。舊聞蜜唧嘗嘔吐，稍近蝦蟆綠習俗，十年京國厭肥疴，日日蒸花壓紅玉。從來此腹負將軍，今者固宜安脫粟。俗諺云：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：我不負汝，左右曰：將軍固不負此腹，此腹負將軍，未嘗出少智慮也。人言天下無正味，卽且未遠賢麋鹿，海康別駕復何爲，帽寬帶落驚僮僕，相看會作兩臞仙，還鄉定可騎黃鶴。

東坡當年輕時，曾在寶山晝睡，有詩云：

七尺頑軀走世塵，十圍便腹貯天真，此中空洞渾無物，何止容君數百人。  
在當時以頑軀便腹自命之蘇東坡，曾幾何時，已兩頰清瘦，有飄飄欲仙之概了。

東坡在海南島，每天所吃的，僅有蔬菜之類，不能時時食肉，但也不以為苦。有詩云：  
秋來霜露滿東園，蘆菔生兒芥有孫，我與何曾同一飽，不知何苦食雞豚。

又當其平居無事時，每將山中所產之芋奶，製成玉糝羹，其味鮮美無比。所謂：

香似龍涎仍雪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，莫將北海金盞鱸，輕比東坡玉糝羹。

東坡此時，已忘其身居謫地，他有時將椰子之葉，製成一冠，自己戴着，十分得意。有詩云：

天教日飲欲全絲，美酒生林不待儀，自灑疎巾邀醉客，更將空殼付冠師，規摹簡古人爭看，簪導  
輕安髮不知，更著短簷高屋帽，東坡何事不違時。

他有時戴着烏角巾，在溪邊板橋處，送夕陽，迎素月，悠悠忘懷。所謂：

父老爭看烏角巾，應緣曾現宰官身，谿邊古路三叉口，獨立斜陽數過人。

有時小酌微醺，白髮紅頰，欣然自得。所謂：

寂寂東坡一病翁，白鬚蕭散滿霜風，小兒誤喜朱顏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紅。

此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飽蕭條半月無，明日東家知祀灶，隻雞斗酒定騰吾。

看了這兩首詩，東坡無所往而不樂的氣概，與閒適蕭灑之胸襟，也就溢於言表了。然而東坡往日豪放之氣，猶存於眉睫間，於不知不覺的時候，仍要在詩詞中流露出來。時島上有一儒生名唐佐，向其乞詩，即爲之題詩於其扇端云：

滄海何曾斷地脈，朱崖從此破天荒。

東坡一日外出，路上遇雨，他就向農家借了蓑笠戴着，腳上穿了一雙木屐，搖搖擺擺地歸家，其時村中婦女，看見東坡這副情態，爭相觀看，一路人聲沸騰，喧笑雜作，於是村中的狗也吠起來了，此情此景，好不滑稽。東坡記其事云：

持節休誇海上蘇，前身便是牧羊奴，應嫌朱紱當年夢，故作黃冠一笑娛，遺跡與公歸物外，清風爲我襲庭隅，憑誰喚起王摩詰，畫作東坡戴笠圖。



東坡居儋耳四年，元符三年，哲宗崩，弟端王立，是爲徽宗。初，哲宗崩，無嗣，太后召羣臣議立嗣，太后意欲立端王，章惇曰：端王輕佻，不可以君天下，曾布叱之曰：章惇未嘗與臣商議，如皇太后聖諭極當，蔡卞許將相繼曰：合依聖旨。太后又曰：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，且仁孝，於是惇默然。及端王卽位，卽免章惇職，蔡京兄弟等，亦相繼貶竄，以韓琦之子仲彥及曾布爲左右僕射，追復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職，以前在紹聖年間被貶謫者，皆得內徙居住，東坡也因之得移廉州安置。出萬死，倖一生，東坡聞此消息，喜可知了。觀其致友人書有云：

某今日伏讀赦書，有責降官移廉，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，某雖廢棄，曾忝侍從，大恩未報，死不敢忘，聞此美政，不勝踊躍。

六月發自儋耳。二十日夜渡海，口吟云：

參橫斗轉欲三更，苦雨淒風也解晴，雲散月明誰點綴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餘魯叟乘桴意，粗識軒轅奏樂聲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游奇絕冠平生。

這首詩是何等的橫放呀！

東坡抵廉州後，忽又有旨以舒州節度副使居住永州。緣是年七月，皇太子誕生，國有大慶，是以有此命令。當時東坡與鄭靖老書云：

志林竟未成，但草得書傳十三卷，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……某留此過中秋，或至月末，乃行至北流，作竹筏下水，歷容藤至梧，與邁約，令般家至梧相會，中子迨，亦至惠矣。

東坡居儋耳時，平居無事，作尚書註釋十三卷，是以書中有是言。八月二十九日，發自廉州，及抵英州時，又奉到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之命，并許居從其便。東坡亦頗有歸老故鄉之意，觀其與鄭靖老書云：某鬚髮盡白，然體力元不減舊，或不卽死，聖恩汪洋，更一赦或許歸農，則帶月之鋤，可以對秉也。本意專欲歸蜀，不知能遂此計否？蜀若不歸，卽以杭州爲佳。朱邑有言：子孫奉祀我，不如桐鄉之民，不肖亦云，然外物不可必，當更臨事隨宜，但不卽死，歸田可必也。公欲相從於溪山間，想是真誠之願，水到渠成，亦不須預慮也。此生真同露電，豈通把玩耶？

一個人到暮年時候，要想埋骨於故鄉山水間，自亦人之常情，遙歸西蜀，當然是東坡第一志願了。如返家鄉而不可得，則埋骨西子湖畔，也是他的第二志願。足見彼老對於西湖風月，實惓惓不能忘懷，可惜

這兩處地方，皆未能達到目的。他由英州到虔州時，曾與友人書云：

某留虔州已四十日，雖得舟猶在贛外，更五七日，乃乘小舫往卽之，勞費百端，又到此，長少臥病，幸而皆愈，僕卒死者六人，可駭，住處非舒則常，老病惟退爲上策。

又與錢濟明書云：

已到虔州，二月七日間方離此，此行決往常州居住，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？如無可居，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。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告公，令一幹事人與問，當若果可居，爲問其值幾何？度力所及，即徑往議之，俟至金陵，當別遣人咨稟也。若遂此事，與公杖屨往還，樂此餘年，踐哀詞中始願也。

又與蘇伯固書云：

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，已託人問之，若遂，則一生足食杜門矣。

此時東坡已知返故鄉或終老西子湖畔之目的，皆不能達，所以只好隨遇而安，無論常州、舒州、真州居住皆可，只要有一椽之託，足庇風雨，於願已足了。

後來子由來書，勸其同居穎昌，東坡以垂老之年，一旦得兄弟聚首，融融洩洩，何等快樂，就決計往居穎昌。觀其與友人書云：

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，近得子由書，苦勸來穎昌相聚，不忍違之，已決從此計，沂汴至陳留出陸也。

既而東坡聞有人要攻擊他，不敢往穎昌，又中途變更目的，決計居常州了。觀其與子由書云：

兄已決計從弟之言，同居穎昌，行有日矣，適值程德孺過金山，往會之，並一二親故皆在坐，頗聞此方事，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，事皆可信，人所報大抵相忌，安排攻擊者，北行漸近，決不靜爾，今已決計居常州，借得一孫家宅極佳，浙人相喜，決不失所也。更留真十數日，便渡江往常，逾年行役，且此休息，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，此天也，吾其如天何，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？士君子作事，但只於省力處行，此行不遂相聚，非本意，甚省力避害也。

東坡在未赴常州之先，本居於真州，並購得房屋一所，後以發生問題，始又棄真州而居常州。據其記事云：

建中靖國，坡自僱北歸，卜居真州，真州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，獨士人印民瞻從學於坡，坡亦喜其人，時時相與杖策，過長橋，訪山水爲樂，印爲坡買一宅，爲繕五百，坡傾囊僅能償之，卜吉入居。夜與印步月，偶至村落，聞婦人哭聲極哀，坡與印入而問：何爲哀傷至此？印曰：吾有一居，相傳百年，吾子不肖，舉以售人，吾今日遷徙，百年舊居，一旦訣別，此吾所以泣也。問其所在，則坡所得者也，即命取屋券，對印焚之，呼其子，命翌日遷舊居，不索其直，坡自是遂還毗陵，不復買家宅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。

東坡欲赴毗陵，未首途，俄然一夜病作，蓋以衰老之年，久處荒蠻之境，瘴毒之氣，飽嘗之矣，一旦病發，固其宜也。觀其與錢世雄書云：

一夜發熱不可言，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，迨曉乃止，體甚細察疾狀，專是熱毒，根源不淺，當專用清涼藥，已令人參、麥門冬、茯苓三味，煮濃汁，渴即少啜之，餘藥皆罷也。莊生聞在宥天下，未聞治天下也，如此而不愈，則天也，非吾過矣。

豈知東坡之病，服藥後，非但不愈，且加劇焉，不能食，亦不能言，其致米元章書云：

兩日來疾有增無減，雖遷開外，風氣稍清，但虛乏不能食，口殆不能言也。

加之當時氣候非常酷熱。

海外久無此熱，殆不能堪，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。（見致米元章書）

如此酷熱的氣候，豈病者所能堪。

河水污濁不流，薰蒸益病，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，雖不當遠去左右，且就快風活水，一洗病滯，稍

健當奉談笑也。（同上）

然而東坡之病勢，仍不稍退。

某食則脹，不食則羸甚，昨夜通旦不交睫，端坐飽蚊子耳，不知今夕云何度。（同上）

既而東坡之病勢又一變。

某昨日啖冷過度，夜暴下，且復疲甚。（同上）

以久病之身，兼之以大泄瀉，憊疲可知，所以東坡乃急欲返毗陵了。

某自真得暑毒，困臥如昏醉中，死生未可必，自半月來，日食米不半合，見食卻飽，今且速歸毗陵，

聊自慰，書至此，困憊，放筆太息而已。

先是東坡以年老上表請致仕，及至毗陵，遂不起，時爲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。前二日，徑山維琳師往說偈，東坡答曰：

與君皆丙子，各已三萬日，一日一千偈，電往那容詰，大患緣有身，無身則無疾，平生笑羅付，神咒真浪出。

東坡病革的時候，錢世雄叩耳大呼曰：先生平時，履踐頗着實，現在請先生多着力一些兒吧！東坡微頷其首曰：着力卽差，語絕而逝。

明年閏六月，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，其弟子由爲其作銘曰：

蘇自澠城，西宅於眉，世有潛德，而人莫知。猗歟先君，名施四方，公幼師焉，其學以光。出而從君，道直言忠，行險如夷，不謀其躬。英祖擢之，神考試之，亦旣知矣，而未克施。晚侍哲皇，進以詩書，誰實間之，一斥而疏。公心如玉，焚而不灰，不變生死，孰爲去來。古有微言，衆說所蒙，手發其樞，恃此以終。心之所涵，遇物則見，聲融金石，光溢雲漢。耳目同是，舉世畢知，欲造其淵，或眩以疑。絕學不繼，

如已斷絃，百世之後，豈其無質。我初從公，賴以有知，撫我則兄，誨我則師。皆遷於南，而不同歸，天實爲之，莫知我哀。

附東坡死後的毀譽

初，嘗徽宗初立時，章惇及蔡京兄弟等，相繼罷免，新黨之徒，一時頗爲失勢，不料未滿一載，朝廷又主重復熙寧之政了，由建中靖國而改元崇寧，卽此意也。於是曾布被黜，蔡京蔡卞，復執朝政。執政後第一件事，卽追奪司馬光等官職，將從前元祐黨人，悉書其名籍於碑，謂爲姦黨，令州縣立黨人碑以示衆，並燬滅黨人所爲文，一面將熙豐年間一般新黨人物，圖諸顯謨閣，以王安石配享孔子，位置在孟子之後，並以王氏之學，定爲官學。在此新黨氣餒高張之際，東坡的文章墨跡，早被燬滅無遺了！及至政和年間，朝廷對於元祐黨人之禁令，始稍稍寬弛。東坡墨跡，一時士大夫之搜求者頗衆。迨至宣和年間，朝廷對於元祐黨人的學術，又嚴加禁止，如舉子傳習其學，則以違制論，又凡士大夫有藏貯蘇黃文字墨跡者，以大不敬論罪。費袞於梁漫溪志上記其事云：

宣和間，申禁東坡文字甚嚴，有士人竊攜東坡集出城，爲門者所獲，執送有司，見集後有詩云：文



星落處天地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窮，才力漫超生仲達，功名猶忌死姚崇，人間便覺無清氣，海內何曾識古風，平生萬篇誰護惜，六丁收拾上瑤宮。京尹義其人，陰縱之。

朝廷對於東坡的文章，禁止雖如此之嚴，不料其文名反日顯，當時士大夫表面上雖不敢誦習其文，然私自研究者，仍大有人在，朝廷也便無法可想了。

先是，宋朝北部有女真族崛起，其主阿骨打滅遼而據其地，國號金。及其弟吳乞買立，率兵南下攻宋，長驅直入，所向披靡。徽宗鑒於情勢險惡，急下詔罪己，徵發四方兵，共禦金人，同時禪位於其子欽宗。欽宗在東宮時，已深惡蔡京之奸，及即位，大學生陳東等，又伏闕上書，請誅戮蔡京等以謝天下，於是貶蔡京，除元祐黨籍之禁，追贈司馬光等官職，東坡亦於此時，回復官職，並追贈為資政殿大學士，謚曰文忠，並除其孫符為禮部尚書。及南京孝宗立，尤喜東坡之文，常置左右，終日瀏覽焉。乾道年間，有趙夔者，為東坡詩作註。乾道九年閏五月，孝宗又親為東坡刊印詩文集，並追贈為太師。其敕曰：

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，養其氣以剛大，尊所聞而高明，博觀載籍之傳，幾海涵而地負。遠追正始之作，殆玉振而金聲；知言自況於孟軻，論事肯卑於陸贄。方嘉祐

全盛，管膺特起之招；至熙寧紛更，乃陳長治之策。歎異人之間生，驚讒口之中傷。放浪嶺海，而如在朝廷；斟酌古今，而若幹造化。不可奪者，嶢然之節；莫之致者，自然之名。經綸不究於生前，議論常公於身後。人傳元祐之學，家有眉山之書。朕三復遺編，久欽高躅。王佐之才，可大用，恨不同時；君子之道，闡而彰，是以論世。儻九原之可作，庶千載以聞風。惟而英爽之靈，服我袞衣之命。可特贈太師，餘如故。

乾道淳熙年間，蘇文盛行，場屋中奉爲一種程式，稱之曰「乾淳體」云。

## 第五章 氣質與修養

東坡的氣質，可以說是一種偏於情緒的多血質。論到一般人的氣質，原係智情意三者組合而成者，但三者之中，亦有所偏。如東坡之氣質，則情最勝，意次之，智又次之，換言之，東坡個人全為情感所支配，所謂意志，不過是情感衝動的一種表示，理智則全被壓迫，不能有所發揚。蓋東坡當情動的時候，意志亦隨之而動，一意孤行，勇往直前，也無暇去徵求理智的同意，請其辨別善惡了。假使情不動，意亦寂然不動，情和意簡直是聯合一氣，對於理智，全不顧及，吾們只要看東坡恣情豪放，為所欲為，行所欲行，不省過去，不慮將來，邁勇前進，豈非感情支配意志的一種表示嗎？他終其身坎坷連遭，不能得志行道，恐怕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。

不過吾人評論東坡缺少智慮一句話，是從比較上立論的。偉人的智情意三者，若和庸人比較起來，究竟相差不可以道里計。綠偉人的智情意三者之程度，實遠超出庸俗人之上，特不免有所偏而已。

如無所偏，而平衡發展，那末簡直是聖人了。唯其性之所偏，即性之所僻，性之所僻，必有所失，東坡所謂：「木有灑，石有暈，屏有通，以取妍於人，皆物之病也。」確是至理名言。

東坡雖情意兼有，然而二者之中，畢竟仍有所偏。試以三蘇父子兄弟批評之，則以意勝者爲老蘇，以情勝者爲東坡，情意相濟，無所偏袒者，爲子由。以是老蘇之文，多權術機變之言，東坡雖秉承家學，可是到了晚年，喜釋家言，子由則機變不及乃父，豪放不及乃兄，所以頗木訥而安詳，這就是他們氣質各有所偏的一種表現。

東坡氣質，以豪放勝，當其與王安石不相容，由朝廷出知杭州時，在旁人處此，抑鬱不平可知，而東坡卻不以爲意，處之泰然，對於西子湖的山水，只是欣羨，毫不作怨語。所謂：

黑雲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亂入船，卷地風來忽吹散，望湖樓下水如天。

放生魚鼈逐人來，無主荷花到處開，水枕能令山俯仰，風船解與月裴回。

烏菱白芡不論錢，亂繫青菰裹綠盤，忽憶嘗新會靈觀，滯留江海得加餐。

獻花游女木蘭橈，細雨斜風溼翠翹，無限芳洲生杜若，吳兒不識楚詞招。

是何等快絕。又云：

未成少隱聊中隱，可得長閑勝暫閑，我本無家更安往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

是何等豁達。

既而東坡由杭移密，時在熙寧七年，歲值大旱，五穀不登，只得以杞菊充飢。所謂：

余自錢塘移守膠西，釋舟楫之安，而服車馬之勞，去雕牆之美，而蔽采椽之居，背湖山之觀，而行桑麻之野，始至之日，歲比不登，盜賊滿野，獄訟充斥，而齋廚索然，日食杞菊，人因疑余之不樂也，處之期年，而貌加豐，髮之白者，日以反黑，余既樂其風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。

東坡並仿唐陸龜蒙之杞菊賦，作後杞菊賦，其序曰：

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，及夏五月，枝葉老硬，氣味苦澀，猶食不已，因作賦以自廣。始余嘗疑之，以爲士不遇，窮約可也，至於飢餓，嚼嚼草木則過矣，而余仕宦十有九年，家日益貧，衣食之奉，殆不如昔者，及移守膠西，意且一飽，而齋廚索然，不堪其憂，日與通守劉君廷式，循古城廢圃，求杞菊食之，捫腹而笑，然後知天隨之言，可信不謬，作後杞菊賦，以自嘲，且解之云。

吁嗟先生，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，前賓客之造請，後掾屬之趨走。朝衙達午，夕坐過酉，曾盃酒之不設，攬草木以誑口。對案饜臞，舉箸噎嗝。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，井丹推去而不餽，怪先生之眷眷，豈故山之無有。先生忻然而笑曰：人生一世，如屈伸肘，何者爲貧？何者爲富？何者爲美？何者爲陋？或糠覈而瓢肥，或梁肉而墨瘦，何侯方丈，庾郎三九，較豐約於夢寐，卒同歸於一朽。吾方以杞爲糧，以菊爲糧，春食苗，夏食葉，秋食園實，而冬食根，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。

後來東坡貶赴黃州，在路上有詩云：

吾生如寄耳，初不擇所適，但有魚與稻，生理已自畢。

既到之後，逍遙自適，絕無窮厄狀態。所謂：

幽人無事不出門，偶逐東風轉良夜，參差玉宇飛木末，繚繞香煙來月下，江雲有態清自媚，竹露無聲浩如瀉，已驚弱柳萬絲垂，尙有殘梅一枝亞，清詩獨吟還自和，白酒已盡誰能借，不辭青春忽忽過，但恐權意年年謝，自知醉耳愛松風，會揀霜林結茅舍，浮浮大甌長炊玉，溜溜小槽如壓蔗，飲中真味老更濃，醉裏狂言醒可怕，但當謝客對妻子，倒冠落佩從嘲罵。

去年花落在徐州，對月詠歌美清夜，今年黃州見花發，小院閉門風露下。萬事如花不可期，餘年似酒那禁瀉，憶昔還鄉泝巴峽，落帆樊口高桅亞。長江袞袞空自流，白髮紛紛寧少借，竟無五畝繼沮溺，空有千篇陵鮑謝。至今歸計負雲山，未免孤衾眠客舍，少年辛苦真食麥，老景清閑如啖蔗。飢寒未至且安居，憂患已空猶夢怕，穿花踏月飲村酒，免使醉歸官長罵。

一種豪放之氣，依然不改。

東坡既豪放，又不善理財，故時有絕糧之虞。觀其與章子厚書云：

黃州僻陋多雨，氣象昏昏也，魚稻薪炭頗賤，甚與窮者相宜，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，子厚所知，所得之俸，隨手輒盡，而子由有七女，債負山積，賤累皆在渠處，未知何日到此，見寓僧舍，布衣蔬食，隨僧一餐，差爲簡便，以此畏其到也。窮達得喪，粗了其理，但祿廩相絕，恐年載間，遂有飢寒之憂，不能不少念，然俗所謂水到渠成，至時亦自有處置，安能預爲之愁煎乎？

後來東坡家人到黃州，日用之費，較前爲大，所有廩入，不足於用，乃不得不大加省儉。所謂：

僕行年五十，始知作活，大要是慳爾，而文以美名，謂之儉素，然吾儕爲之，則不類俗人，真可謂淡

而有味者。又詩云：不戢不難，受福不那，只體之欲，何窮之有，每加節儉，亦是惜福延壽之道，此似鄙吝，且出於不得已也，自謂長策，不敢獨用，故獻之左右。

每日並限制用度，以資節省。所謂：

但買斫鱒魚及豬羊豕，雁亦足矣，廩入雖不繼，痛自節省，每日限用百五十，每月朔日，取錢四千五百，斷爲三十塊，掛屋梁上，平明用畫叉挑取一塊，卽藏去叉，仍以大竹筒，別貯用不盡者，可謂至儉。

唉！金錢之爲物，真是萬惡的淵泉，天下滔滔，爲之破廉恥，賣節義，污純潔，貧者短氣，而富者驕縱者，比比皆是也，而東坡一生，卻能跳出此萬惡圈，不爲所播弄，此東坡之所以爲東坡了。旣而被召入朝，旋以洛蜀黨爭，又被謗外貶，其時門人王定國，亦被黜，東坡示之以詩曰：

慎勿怨謗，乃我得道資，游泥生蓮花，糞壤出菌芝，賴此善智識，使我枯生莖。

東坡至潁州，公帑已竭，齋廚索然，不禁有懷於昔日在密州食杞菊的情景。作詩云：

我昔在東武，吏方謹新書，齋空不知春，客至先愁予。采杞聊自誑，食菊不敢餘，歲月今幾何，齒髮



日向疎。幸此一郡老，依然十年初。夢飲本來空，真飽竟亦虛。尙有赤腳婢，能烹鱸尾魚。心知皆夢耳，慎勿歌歸賦。

不久，又有嶺南之貶，其與參寥子書云：

某垂老再被嚴譴，皆愚自取，無足言者。事皆已往，譬之墜甌，無可追計。從來奉養陋薄，入雖微，亦可供粗糲，及子由分俸七千，適將家大半就食，宜興，不失所外，何復掛心。

又與子由書云：

惠州市井寥落，然猶日殺一羊，不敢與仕者爭買。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，骨間亦有微肉，熟煮漉出，漬酒中，點薄鹽，炙微燂食之，終日挾剔銖兩於肯綮之間，意甚喜之。如食蟹螯，率數日輒一食，覺有補，子由三年食堂庖，處藜藿，沒齒而不得骨，豈復知此味乎？

又云：

猶或少飲食，欲其適口，近又喪一庖婢，乃悟此事，亦有分定，遂不復擇，脫粟連毛，遇輒盪之爾。

東坡在惠州時，只有幼子過，侍從在側。所謂：

初欲獨赴貶所，兒女等涕泣求行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，餘分寓許下浙中，散就衣食，既不在目前，便與之相忘，如本無有也。

本來過去已死，吾們自然不必去問它，明日未來，吾們也可以不必去顧慮，那末所顧慮者，只有今日了，不過今日之中，朝非夕，夕非午，時時刻刻，在變動中，所謂現實的今日，也不可捉摸，既不可捉摸，便也無所用其顧慮了，一個人處在時間不斷的大流中，儘可忘昨日，忘今日，忘明日，忘憂患，忘苦悶，忘恐怖，忘歡樂，一切皆忘，自然覺得天地寬，世路坦，所謂四大皆空了。一切皆忘，便是東坡養生的不二法門。

東坡由惠州貶到儋耳的時候，曾致程秀才書，有云：

得來訊，喜侍奉清安，知有愛子之戚，襁褓泡幻，不須深留戀也，僕離惠州後，大兒子房下，亦失一男孫，悲愴久之，今則已矣。

先是，東坡在黃州，已殤一幼子，東坡哭之以詩云：

我淚猶可拭，日遠當日忘，母哭不可聞，欲與汝俱亡。故衣尚懸架，張乳已流牀，感此欲忘生，一臥終日僵。中年忝聞道，夢幻講已詳，儲藥如丘山，臨病更求方，仍將恩愛刃，割此衰老腸，知迷欲自

反，一慟送餘傷。

「一慟送餘傷，」非達者不能道。又云：

喪子之戚，已忘之矣，此身如電泡，況其餘乎？

僂耳之爲地，荒寂無百物，而東坡處之泰然。所謂：

旅況牢落，不言可知，又海南連歲不熟，飲食百物艱難，及泉廣海船絕不至，藥物醫醉等皆無，厄窮至此，委命而已，老人與過子相對，如兩苦行僂耳，然胸中亦超然自得，不改其度，知之免憂。

又云：

瘴癘之鄉，僂仆者相屬於前，然亦有以取之，非寒熱失宜，則飢飽過度，苟不犯者，亦未遽病也，若大期至，固不可逃，又非南北之故矣，以此居之泰然，不煩深念。

人之生死，是有命的，吾人既生之後，卽不能無死，不死既不可能，則對於生死一觀念，又何必戚戚於心呢。觀其與李公擇書云：

吾儕雖老且窮，而道理貫心肝，忠義填骨髓，直須談笑死生之際，若見僕困窮，便相憐，則與不學

道者，大不相遠矣。兄造道深，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，然朋友之義，專務規諫，輒以狂言，廣兄之意爾，雖懷坎壞於時，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，便忘軀爲之，禍福得喪，付與造物，非兄，僕豈發此，看訖便火之，不知者以爲詬病也。

又嘗於醉後執筆書云：

吾始至海南，環視天水無際，悽然傷之，曰：何時得出此島耶？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積水中，九州在瀛海中，中國在小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島者，覆盆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浮於芥，茫然不知所濟，少焉水涸，蟻卽徑去，見其類出涕曰：幾不復與子相見，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，念此可以一笑。這一段行文命意，宛然如莊生之言。後去儋耳，留別黎民，有詩云：

我本儋耳民，寄生西蜀州，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遠游，平生生死夢，三者無劣優。

吾人同處於塵寰之內，本來何分乎南北，何分乎故鄉與異地，人之一生，生也，死也，夢也，自達者觀之，其實皆一也。

東坡愛酒，而飲不多，僅愛飲酒之趣而已，當其在黃州時，自釀酒以飲。所謂：

予雖飲酒不多，然而日欲把盞爲樂，殆不可一日無此君，州釀既少，官酷又惡而貴，遂不免閉戶自釀，麴旣不佳，手訣亦疏謬，不甜而敗，苦硬不可向口，慨然而歎，知窮人之所爲，無一成者，然甜酸苦甘，忽然過口，何足追計，取能醉人，則吾酒何以佳爲，但客不喜爾，然客之喜怒，亦何與吾事哉。

飲酒之目的，在乎醉，甜酸苦甘非所問，東坡之言，何等超脫。彼又不僅喜獨酌，並愛招人同飲。

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，天下之不能飲，無在予下者。然喜人飲酒，見客舉杯徐飲，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，落落焉，酣適之味，乃適於客，閑居未嘗一日無客之至，未嘗不置酒，天下之好飲，亦無在余上者。常以爲人之至樂，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，我則無此二者矣，然人之有是，接於余前，則予安得不全其樂乎？故所至當著善藥，有求者則與之，而尤喜釀酒以飲，或曰：子無病而多蓄藥，不飲而多釀酒，勞己以爲人何也？予笑曰：病者得藥，吾爲之體輕，飲者困於酒，吾爲之酣適，蓋專以自爲也。

東坡不解棋，所以平生有三不如人之嘆，卽著棋不如人，飲酒不如人，唱曲不如人，然東坡雖不解

棋，頗喜觀人著棋，所謂：

予素不解棋，嘗獨遊廬山白鶴觀，觀中人皆闔戶晝寢，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，意欣然喜之，自爾欲學，然終不解也。兒子過乃粗能者，儻守張中，日從之戲，予亦隅坐竟日，不以爲厭也。

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，優哉游哉，聊復爾耳。

東坡由海外北歸，到常州病了，自知不起，與維琳師云：

嶺南萬里不能死，而歸宿田野，遂有不起之憂，豈非命也！夫然生死亦細故耳，無足道者，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。

嗚呼！「生死亦細故」，東坡知此，自然天高地闊了，東坡畢竟是一個達人！

東坡的氣質，自始至終，爲一貫的，已如上述。當然，其氣質之形成，與其所受之家庭教育，以及所處之環境，是有重大影響的，不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，與所處之環境，對於東坡的氣質上，究發生如何的影響，今已不可知其詳。吾們只知他在幼時，因其父遠游在外，受母親程氏教養之力爲多，而其思想，受乃父之薰陶亦不少。夫以東坡壯年時之氣銳血熱，兼以受乃父一種縱橫霸氣之薰陶，同時又受知於

歐陽韓魏等公，禮部考試，擢爲第二，則其意氣軒昂，目空一切，自不待言了。觀其上梅聖俞書云：

今年春，天下之士，羣至於禮部，執事與歐陽公，實親試之，賦不自意，獲在第二。旣而聞之人，執事愛其文，以爲有孟軻之風，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，而取焉。是以此，非左右爲之先容，非親舊爲之請屬，而向之十餘年間，聞其名而不得見者，一朝爲知己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貴，亦不可以徒貧賤，有大賢焉，而爲其徒，則亦足恃矣。苟僥一時之幸，從車騎數十人，使閭巷小民，聚觀而贊嘆之，亦何以易此樂也。

東坡一方面固爲功名心所驅馳，而意氣激揚，可是一方面猶存退隱山林之志。當其南行，早發瀏陽時，有詩云：

富貴本先定，世人自榮枯。囂囂好名心，嗟我豈獨無。不能便退縮，但使進少徐。我行念西國，已分田園蕪。南來竟何事，碌碌隨商車。自進苟無補，乃是懶且愁。人生重意氣，出處夫豈徒。永懷江陽叟，種藕春滿湖。

又夜泊牛口，有詩云：

日落江霧生，繫舟宿牛口，居民偶相聚，三四依古柳。負薪出深谷，見客喜且售，羨蔬爲夜爨，安識肉與酒。朔風吹茅屋，破壁見星斗，兒女自呶聒，亦足樂且久。人生本無事，苦爲世味誘，富貴耀吾前，貧賤獨難守。誰知深山子，甘與麋鹿友，置身落蠻荒，生意不自陋。今予獨何者，汲汲強奔走。

東坡雖有退隱林下之志，不過彼旣立朝服官，其固有之矜尙氣概，仍不能與人苟同，而其固有之邁往精神，尤不免要觸犯忌諱，果然，不久卽有黃州之貶了。自貶至黃州後，其氣質爲之一變，蓋當時爲台獄捕拘，曾一度出生入死，經此重大刺激，竟將從前的矜尙氣概，邁往精神，消磨殆盡，而易之以豪放闊達了。故當其赴黃州任，與子由相會於陳時，有詩云：

夫子自逐客，尙能哀楚囚，奔馳二百里，徑來寬我憂。相逢知有得，道眼清不流。別來未一年，落盡驕氣浮。嗟我晚聞道，款啓如孫休，至言雖久服，放心不自收。悟彼善知識，妙藥應所投，納之憂患場，磨以百日愁。冥頑雖難化，鑄發亦已周，平時種種心，次第去莫留。但餘無所還，永與夫子遊，此別何足道，大江東西州。畏她不下榻，睡足吾無求，便爲齊安民，何必歸故丘。

東坡貶黃州後，已有泛觀天地，超然物外之思，但平生一種豪氣，尙未銷盡，讒譖之恨，遷謫之怨，猶倦倦





不能去諸懷，抑鬱無以自遣，而東坡又非世上一般薄志弱行之徒，哭天訴地者所可比，於是乃不得不以一身付諸蒲團，默坐自照，諸緣放下，六根清淨，不思是非，不念善惡，嗒然忘彼我，超然離是非，忘彼我，離是非，自心脫落，天地一如，萬物一如，這是東坡唯一解悶安慰之法門，所以他一到黃州，即赴安國寺安心靜坐了。其黃州安國寺記有云：

元豐二年十二月，余自吳興守得罪，上不忍誅，以爲黃州團練副使，使思過而自新焉。其明年二月，至黃，舍館粗定，衣食稍給，閉門卻掃，收召魂魄，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，反觀從來舉意動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。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，觸類而求之，有不可勝悔者。於是喟然而嘆曰：道不足以御氣，性不足以勝習，不鋤其末，而耘其末，今雖改之，後必復作，盍歸誠佛僧，求一洗之。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，有茂林修竹，坡池林樹，間一二日，輒往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則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，一念清淨，染汙自落，表裏翛然，無所附麗，私竊樂之。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。寺僧曰繼連，爲僧首，七年得賜衣，又七年，當賜號，欲謝去，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，連笑曰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卒謝去。余是以媿其人。七年，余將有臨汝之行，連曰：

寺未有記，具石請記之，余不得辭。

東坡既入禪，靜坐觀心，更欲學息命歸根之道，是年冬，入天慶觀修練，觀其與秦太虛書云：

吾儕漸衰，不可復作少年調度，當速用力道書方士之言，厚自養鍊，誦居無事，頗窺其一二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之間，冬至後，當入此室，四十九日乃出，自非廢放，安得就此。

又與陳大夫書云：

去歲冬至，齋居四十九日，息原歸根，似有所得，旦夕復至，當復閉關卻掃，古人云：化國之日舒以長，妄想既絕，頽然如葛天氏之民，道家所謂延年卻老者，殆謂此乎？若終日汲汲，隨物上下者，雖享耄期之壽，忽然如白駒之過隙耳。

豪放闊達之士，卻往往頗信神仙之說，其目的無非在求解脫，蓋一般卓犖之士，既與時不相容，白眼視世，每多不平，乃不得不轉而折入是途了。所謂：

道術多方，難得其要，然惟能靜心閉目，以漸習之，但閉得百十息，爲益甚大。

又云：

學佛老者，本期於靜而達，靜似懶，達似放，學者或未至其所期，而先得其所似，不爲無害。

可知東坡之入禪學道，別具隻眼，與尋常沉溺於仙佛之徒，迥乎不同。又東坡並不喜道釋空漠高遠之說，獨喜其粗淺假說，曾云：

佛書舊亦嘗看，但關塞不能通其妙，獨時取其粗淺假說，以自洗濯，若農夫之去草，旋去旋生，雖若無益，然終愈於不去也。若世之君子，所謂超然玄悟者，僕不識也。往時陳述古好論禪，自以爲至矣，而鄙僕所言爲淺陋，僕嘗語述古，公之所談，譬之飲食龍肉也，而不如僕之食豬肉，實美而真飽也。

後來東坡由黃州之貶而再度入朝，又由朝而再貶海外，始終是閉目靜坐，以養其心。所謂定居之後，杜門燒香，閉目清坐，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。

大凡一個人年歲愈大，則閱歷愈深，而胸襟亦愈闊達，孔子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，即指此言，惟亦不盡人人所能做到。而東坡此時，卻能做到此種境界，當其由儻耳北歸，中夜對江月而歌曰：

江月照我心，江水洗我肝，端如徑寸珠，墮此白玉盤。我心本如此，月滿江不湍，起舞者誰歟？莫作

三人看。嶠南瘴毒地，有此江月寒，乃知天壤間，何人不清安。牀頭有白酒，盎若白露薄，獨醉還獨醒，夜氣清漫漫。仍呼邵道士，取琴月下彈，相將乘一葉，夜下蒼梧灘。

「乃知天壤間，何人不清安。」此二句非胸襟闊達者不能道，真所謂從心所欲，無掛無礙了。

## 第六章 詩文

詞章詩文每能表現一個人的思想和氣質，老蘇以意勝，故其爲文，亦峭勁，亦莊重。東坡以情勝，故其爲文，縱橫犇逸，有如巨浪之席捲，汪洋浩瀚，有如大江之入注於海，不可一世。放器之評其文云：

東坡如屈注天潢，倒連蒼海，變眩百怪，終歸於雄厚。

東坡的詩，爲散文化之詩，亦可以名之爲有韻的散文。東坡之文，爲含有詩意之文，亦可以名之爲談理的詩。此乃東坡受了環境影響，與時代背景薰陶所孕育而成之一種自然結果。原來有唐一代，在文學史上，爲感興時期，及至宋代，則由感興時期而一變而爲談理時期了。何以言之？蓋唐代思想風雅，所以形成了詩的特殊發達，宋則談理之風盛行，結果形成理學的特殊發達。唐代風雅的思想，盛於盛唐而衰於晚唐，宋代談理之風，始於仁神兩朝，而集大成於朱陸。所以當盛唐時，詩有李杜，文有韓柳，韓柳出而文雅。及至宋代，朱陸出而文晦，猶似活潑潑的美女，忽然披了一件理學的外套，生趣索然。當仁

神二朝，晚唐文學已成強弩之末，新興之理學，方蒸蒸日上。東坡適逢其會，上承詩學之餘緒，下開理學之先聲，是以謂東坡爲純粹之詩人，固有所不能，卽目之爲純粹的散文家，亦有所未可，要之，他的文章，帶有詩化的，他的詩，帶有散文化的。故東坡之文，東坡之詩，非唐非宋，自成一家。

東坡之詩文，雖自成一家，不過其作風，中間亦經過多少的變遷，觀其與姪論文書云：

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，其實不是平淡，絢爛之極也。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，一向只學此樣，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，看高下抑揚，如龍蛇捉不住，當旦夕學此。

當東坡年少時，抱負極大，霸氣橫空，加以受乃父之薰陶，喜學縱橫家，極傾心於賈誼陸贄之言，故其爲文，不特霸氣縱橫，劍氣滿腹，抑且極崢嶸絢爛之至，迨後漸喜莊生之言，而其作風一變。黃州之謫以後，再進而折入於釋道，養性斂氣，悠然自得，而其作風又一變。子由曾云：

旣而謫黃，居於黃，杜門深居，馳騁翰墨，其文一變，如川之方至。

東坡此時的作品，較其少年之作，經過一種洗鍊工夫，高華秀傑，特其機鋒光芒之氣，尙不能免，怨刺之

語，猶存於字裏行間。既有嶺外遠竄，斯時東坡年歲既增，入道亦深，浮華之氣，消失淨盡，胸中泃然，無絲毫芥蒂，所以其所作詩文，亦如清風明月，一塵不染。黃山谷評其詩文，有云：

東坡嶺外詩文，讀之使人耳目聰明，如清風自外來也。

及其晚年，私淑陶淵明，其造詣之深，更可知矣。山谷所謂：

淵明千歲人，東坡百世士，出處固不同，風味要相似。

又許彥周論東坡之文云：

東坡辭源如長江大河，飄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蘭舟繡鷁，皆隨流至。

這幾句是評論其前半生所爲之文。

珍泉幽澗，澄潭靈澤，可愛可喜，無一點塵滓。

這幾句是評論其後半生所爲之文。又陳后山評其詩文云：

蘇詩始學劉夢得，故多怨刺，晚學太白，至其得意處，則似之矣，然失於粗，以其得之易也。

魏淳甫亦云：

呂丞相跋子美公譜曰：考其辭力，少而銳，壯而肆，老而嚴，非妙於文章，不足以至此，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，詩全類子美，夔州以後詩，正所謂老而嚴者也。

東坡的文章，氣格高邁，風超調逸，亦如其人所謂：

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，洶湧奔放，瞬息千里，可駭可愕。

東坡爲文取材，不拘方物，日常間應事接物，皆爲其爲文之絕好資料，不弄巧，不銜奇，不因事出奇，不遇境卽變，彼亦不自知其所以至，一如大江之順流東下，穿壁倒谷，一任其自然。彼之爲文，既以不經意之筆出之，故其文不假經營，亦不侷促，更無所謂出格與入格了。

東坡爲文，長於設譬，凡平生耳所聞，目所見者，無一非其取譬之好材料，瓦礫敝屣，一經其運用，立卽變爲黃金珠玉，街談巷議鄙俚不堪的材料，一經他的手筆，無不妙處風生，另有一番風趣。所以參寥子嘗評其文云：

東坡牙頰間，別有一副爐鞴也。

東坡爲文，既不用鍛鍊工夫，全是一種不經意之作，和一種感時觸物猝然而發的文字。故字裏行



間，多少總不免露一些鋒芒，譬如一方白玉，總帶一些微瑕，主其氣，不計其工，這卻是東坡之本色。觀其會與謝民師論文書云：

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，觀之熟矣，大略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。孔子曰：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，又曰：辭達而已矣。夫言止於達意，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，求物之妙，如繫風捕影，能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，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？是之謂辭達，辭至於能達，則文不可勝用矣。揚雄好爲艱深之詞，以文淺易之說，若正言之，則人人知之矣，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，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，而獨悔於賦何哉？經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，便謂之經可乎？屈原作離騷經，蓋風雅之再變者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，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？賈誼見孔子，升堂有餘矣，而乃以賦鄙之，至與司馬相如同科，雄之陋如此，比者甚衆，可與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。

所謂「行雲流水初無定質」云云，這幾句不管東坡自己的寫照。至其對於揚子雲之作，評爲雕蟲篆刻者，所以諷當世文人好爲艱澀之詞而發也。

東坡文字中，小品亦佳。如尺牘着墨不多，而情韻風生，所謂雖嬉笑怒罵之詞，皆可書而誦也。吾人縱在極煩惱的時候，讀了他的作品，總覺得習習清風，生於兩腋。王世貞所謂：

懶倦欲睡時，誦子瞻小文及小詞，亦覺神工。

宋孝宗刊其集而爲之序曰：

力幹造化，元氣淋漓，窮理盡性，貫通天人，川山風雲，草木華實，千彙萬狀，可喜可愕，有感於中，一寓於文，雄視百代，自作一家，渾涵光芒，至是而大成矣。

又東坡自評其文曰：

吾文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皆可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雖一日千里無難及；其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，而不可知也；所可知者，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其他雖我亦不能知也。這一段評論，除對於評論他的文章外，其餘無論以之評其詩，評其性情，甚至評其一生，無不適合，換言之東坡的一切，都可在這幾十個字中包括無遺了。

東坡平生篤於友孝，門下弟子甚多，黃庭堅、晁補之、秦觀、張耒、陳師道等，東坡待之如朋儕，不以弟

子門人目之。元祐中，晁秦陳黃與東坡同入閣，當時號稱四學士。

長公波濤萬頃，少公巉秀千尋，麓黃郎蕭蕭日下鶴，陳子峭峭霜中竹，秦文倩儷舒桃李，晁論崢嶸走珠玉。

長公指東坡，少公指子由，其餘卽指四學士，就中晁張長於文，黃陳長於詩，而黃庭堅之詩，尤高奇超人一等。世人或以黃之詩，與蘇東坡並稱，稱爲蘇黃，其實二人之氣度魄力，並不相同。魏道輔論之甚詳曰：東坡文中龍也，理妙萬物，氣吞九州，縱橫犇放，若游戲然，莫可測其端倪，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，隨其後而與之爭，至謂未知句法，蓋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，於是高談句律，旁出探度，務以自立而相抗，然不免居其下也。山谷之詩，有奇而無妙，有斬絕而無縱放，鋪張學問以爲富，化陳腐以爲新，而渾然天成，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。東坡評曰：如蟬螿江搖柱，格韻高絕，盤飧盡廢，然若多食，則動風發氣。又云：讀魯直詩，如見魯仲連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，雖若不適用，然不爲無補於世。謂論文者尊東坡，言詩者右山谷，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已。東都事略山谷傳云：庭堅長於詩，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，蘇軾之門，號四學士，獨江西君子，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。

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。

王世貞亦云：

詩格變自蘇黃固也，黃意不滿蘇，直欲凌其上，然固不如蘇也，何者？愈巧愈拙，愈新愈陳，愈近愈遠。

可知黃之詩，遠非東坡之詩，所可比擬了。

東坡不特長於文，擅於詩，其詞亦大有可觀。近人謂東坡在詩歌上的成就，遠遠不如其詞之成就之大，以其詩在詩史上，不得謂之爲上乘作家，而其詞則佔詞史上之特殊地位，故吾人與其目東坡爲詩人，毋寧謂東坡爲詞人也。

東坡之詞，後人評論者，不一其說。四庫提要云：

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，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，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，尋流溯源，不能不謂之別格。

此乃評東坡之詞，爲詞中之別格者。吹劍續錄云：

東坡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歌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？對曰：柳郎中詞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兒，按執紅牙拍，歌楊柳岸曉風殘月，學士詞，須關西大漢，執鐵綽板，唱大江東去。公爲之絕倒。

則譏其詞太豪放，不如柳耆卿之婉約綺致。陳无己云：

子瞻以詩爲詞，如教坊雷太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

則又以詞派來排斥蘇詞了。李易安詞論：

蘇子瞻學際天人，作爲小歌辭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，又往往不協預律者

何邪？

晁无咎亦云：

居士詞人多謂不諧音律，然橫放傑出，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。

陸務觀云：

世言東坡不能詞，故作樂府詞，多不協，晁以道謂紹聖初，與東坡別於汴下，東坡酒酣，自歌古陽關，則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裁剪，以就聲律耳。

則又以音調不協來批評蘇詞了。其實以上各家的評論，都是片面的觀察，究其實則蘇詞豪放縝密，兩擅其長，世人僅就其豪放處立論，遂有鐵板銅琶之謂，不知蘇門之婉約處，何讓溫韋。如浣溪沙云：

綵索身輕長趁燕，紅窗睡重不聞鶯。

祝英台云：

挂輕帆，飛急槳，過釣台路，酒病無聊，欹枕聽鳴榔。

此等作品，與「大江東去」「把酒問青天」諸作，如出兩手了。故詞答云：

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，然其浣溪沙春闈「綵索身輕長趁燕，紅窗睡重不聞鶯」如此風調，令十七八女郎歌之，豈在「曉風殘月」之下？

又爰園詩話亦云：

子瞻詞豪放亦只「大江東去」一詞，何物袁絢妄加品騷。

善夫胡致堂之評論曰：

詞曲至東坡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度，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逸懷浩氣，超然

塵垢之外，於是花間爲皂隸，而耆卿爲輿台矣。

這確是一個忠實的批評。

東坡小詞，亦有可觀。樓敬思曾云：

東坡老人，故自靈氣仙才，所作小詞，衝口而出，無窮清新，不獨寓以詞人句法，能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也。

要之，有宋三百年，詞壇健將，足以雄視萬方，睥睨一世者，東坡一人而已。

## 第七章 年譜

一歲 公元一〇三六年（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）

傅藻東坡紀年錄上云：「景祐三年丙子，十二月十九日，卯時，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。」案東坡送沈遼詩云：「嗟我與君皆丙子。」又贈長蘆長老詩云：「與公同丙子，三萬六千日。」

七歲 公元一〇四二年（宋仁宗慶歷二年壬午）

是年，東坡已知讀書。案東坡上韓太尉與梅直講書云：「某七八歲知讀書。」

八歲 公元一〇四三年（宋仁宗慶歷三年癸未）

是年東坡入小學。案志林云：「吾八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爲師，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。」又按東坡作文正公文集序云：「慶歷三年，某始入鄉校，士有自京師來，以魯人石守道、慶歷、聖德詩示鄉先生，某從旁竊觀，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？先生曰：童子何用知之！某曰：此天人也耶？則不敢



知若亦人耳，何爲其不可！」

十歲 公元一〇四五年（宋仁宗慶歷五年乙酉）

按子由作東坡墓志云：「公生十年，而先君宦學四方，太夫人親授以書，問古今成敗，輒能語其要。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，慨然太息，公侍側曰：某若爲滂，夫人亦許之否乎？夫人曰：汝能爲滂，吾顧不能爲滂母耶？公亦奮厲有當世志，太夫人喜曰：吾有子矣！」又按趙德麟侯鯖錄云：「東坡年十歲，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，老蘇令坡擬之，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，老蘇喜曰：此子他日當自用之！」

十二歲 公元一〇四七年（宋仁宗慶歷七年丁亥）

是年東坡祖父亡。與曾子固書云：「某逮視祖父，祖父之歿，某年十二矣。」

十九歲 公元一〇五四年（宋仁宗至和元年甲午）

是年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。按東坡作王氏墓志云：「生十有六歲而歸於某，至治平二年，王氏卒，年二十有七。」

二十歲 公元一〇五五年（宋仁宗至和二年乙未）

是年，東坡游成都，謁張安道。按東坡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：「某年二十，以諸生見公成都，一見待以國士。」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東坡。其送美叔詩云：「我生二十無朋儔，當時四海一子由，君來扣門若有求。」

二十一歲 公元一〇五六年（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）

是年舉進士，入京。按鳳鳴驛記云：「始余丙申歲舉進士，過扶風，求舍於館人，不可而出，次於逆旅。」又范文正公文集序云：「嘉祐元年，始舉進士，至京師。」

二十二歲 公元一〇五七年（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）

是年春，赴試禮部，館於興國寺浴室院。按東坡作興國六祖書贊云：「余嘉祐初，舉進士，館於興國寺浴室院。」時歐陽文忠公考試，得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，以為異人，欲冠多士，疑曾子固所為。子固文忠門下士也，乃置東坡第二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。文忠公嘗令晁美叔與東坡定交，謂東坡必名世。且以書抵聖俞曰：「讀賦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！快哉！老夫當避此人，放出一頭地。」文忠未

嘗以此許人也。又上梅直講書云：「今年春，天下之士，萃至於禮部，執事與歐陽公，實親試之，誠不  
自意，獲在第二。」又送秦少章歸京云：「昔吾學進士，試名於禮部，歐陽文忠公見吾文，且曰：此我  
輩人也，吾當避之。」是時士以剽裂爲文，訕公者成市。  
是年四月，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歸。

二十四歲 公元一〇五九年（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）

是年除服。冬十二月，侍老蘇舟行適楚。按東坡南行前集序云：「己亥之歲，侍行適楚，舟中無事，  
雜然有觸於中，而發於詠嘆，蓋家君之作，與弟轍之文皆在焉，謂之南行集。」

二十五歲 公元一〇六〇年（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）

是年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，不赴。

二十六歲 公元一〇六一年（宋仁宗嘉祐六年辛丑）

是年，應制科。文忠公祕閣試六論，舊不起草，故文多不工，公始具草，文義燦然，時以爲難。又答制  
策，復入三等，授大理評事，鳳翔府簽判。按東坡感舊詩序云：「嘉祐中，予與子由奉制策，寓居懷

遠驛，時年二十六，子由年二十三耳。」又上吳內翰書云：「今年春，天子將求直言之士，而某適來，調官京師，舍人楊公，不知其不肖而採其鄙野之文五十篇，奏之於天子，使與明詔之末。」

是年冬十二月，赴鳳翔任，與子由別，馬上賦詩。

二十七歲 公元一〇六二年（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）

是年官於鳳翔。二月，分決屬縣囚。十三日，出府，至寶雞、虢、郟、蓋、厘四縣，既畢事，因朝謁太平宮，宿於南溪，遂遊南山，而西至樓觀、大秦寺、延生觀、仙游潭，十九日乃歸。

是年作喜雨亭記。

三十歲 公元一〇六五年（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）

去年自鳳翔罷任，還京。是年英宗在藩邸，聞公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宰相限以近例，召試秘閣，及試二論，皆入三等，除直史館。

是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夫人王氏卒，六月，殯於東城外，有子邁。

三十一歲 公元一〇六六年（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）

是年在京師直史館 四月二十五日，丁老蘇薨，奉柩歸蜀。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志云：「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，書成，方奏未報，君以疾卒，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。」

三十四歲 公元一〇六九年（宋神宗熙寧二年己酉）

去年東坡服除。 是年還朝，差判官誥院，兼尙書祠部。

三十六歲 公元一〇七一年（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）

是年任監官告院，兼判尙書祠部。 是時王荆公欲變科舉，上疑焉，使兩制三館議之。東坡獻三言，荆公之黨不悅，命攝開封府推官，有奏罷買燈疏，御史以雜事誣告東坡過失，未嘗一言以自辯，乞外任避之，除通判杭州。 十一月到任，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。

三十九歲 公元一〇七四年（宋神宗熙寧七年甲寅）

是年東坡在杭，納侍妾朝雲。墓志云：「朝雲姓王氏，錢塘人，事先生二十有三年，紹聖三年卒於惠州，年三十四。」以歲月考之，熙寧之甲寅，至紹聖之丙子，恰二十三年，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。是年東坡以老弟子由在濟南，求爲東州守。案子由超然臺賦序云：「子瞻通守餘杭三年，不得

代，以轍之在濟南也，求爲東州守，旣得請高密，五月，乃有移知密州之命。」

十月，赴密州，早行，馬上作沁園春。十一月三日到任。

四十歲 公元一〇七五年（宋神宗熙寧八年乙卯）

東坡到密州任，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。作後把菊賦，其序云：「予仕官十有九年，家日益貧，移守

膠西，而齋廚安然。」案東坡丁酉登第，至是恰十有九年矣。

又增治城上故臺，名之曰超然，作超然臺記。

四十一歲 公元一〇七六年（宋神宗熙寧九年丙辰）

東坡在密州，遷祠部員外郎。上巳日，流觴於南禪小亭，作滿江紅。十一月朔，作李氏山房藏書記。

十二月，移知徐州。

四十二歲 公元一〇七七年（宋神宗熙寧十年丁巳）

是年五月赴徐州。六月十一日，保母楊氏卒。是年，徐州水患大作，七月十七日，河決，八月十一

日，水及徐州城下。東坡治水有功。十月五日，水退，城以保全。朝廷降旨獎諭，作河復詩。

四十三歲 公元一〇七八年（宋神宗元豐元年戊午）

是年春，徐州大旱。徐州城東二十里，有石潭，置虎頭其中，可致雷雨，作伏龍行。二月，有旨，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，起夫四千二十三人，及發常平錢米，改築徐州外小城，創木岸四，以獎諭敕記，並刻諸石，爲熙寧防河錄云。乃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，壘以黃土，名之曰黃樓，以土質勝水故也。九月九日，在黃樓作古詩一首。有「去年重陽不可說，南城夜半千漚發」之句。以去年九月，大水未退，故有此語。十一月八日，作雲龍山人放鶴亭記。又作日喻一篇。

四十四歲 公元一〇七九年（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）

人日，獵城南，會者十人，以「身輕一鳥過，槍急萬人呼」爲韻，分得「過」字。又代雷勝鳥字詩。三月，移知湖州，別徐州，作江神子。又案張氏園亭記云：「予自彭城，移守吳興，由宋登舟，三宿而至。」其記乃三月十七日所作，乃知三月移湖州矣。四月二十日，到湖州任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太子中允，權監察御史何大正，舒寬，諫議大夫李定，國言，東坡作爲詩文，謗訕朝政，及中外臣寮，無所畏憚。朝廷派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。按東坡作王子立墓志云：「予得罪吳興，

親戚故人，皆驚散，獨兩王子不去，送予出郊，曰：「死生禍福天也，公其如天何？返取余家，致之南都。」又上文潞公書云：「某始就逮赴獄，有一子稍長，徒步相隨，其餘守舍，皆婦女幼稚，至宿州，御史符下，就家取書，州郡望風，遣吏發卒，圍船搜取，長幼幾怖死，既去，婦女恚罵曰：『是好著書，書成何所得，而怖我如此，悉取焚之。』」八月十八日，赴台獄中，有寄子由詩二首。時獄吏必欲置之死地，燬煉久之不決，子由請以出身官爵贖之，而上亦終憐之，促具獄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得旨，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，本州安置。東坡自八月坐獄，至是踰百日矣。

四十五歲 公元一〇八〇年（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）

是年正月，東坡自京師赴黃州，過陳，子由自南都來，三日而別。二月一日到黃州，寓居定慧院，有初到黃州詩。五月，子由來齊安，以詩迎之。十二月，答秦太虛書曰：「初到黃，廩入既絕，人口不少，私甚憂之，但痛自節儉，日用不得過百五十，每月朔，便取四千五百錢，斷爲三十塊，掛屋梁上，平旦用盡，又挑取一塊，卻藏去，仍以大竹筒，別貯用不盡者，以待賓客，此賈耘老法也。」又答李端叔書云：「得罪以來，深自閉塞，扁舟草屨，放浪山水間，與漁樵雜處，往往爲醉人所推罵，



輒自喜，漸不爲人識。

四十六歲 公元一〇八一年（宋神宗元豐四年辛酉）

在黃州寓居臨皋亭。是年，馬正卿於郡中，請得故營地數十畝，使得躬畔其中。地既久荒，墾闢之勞，釋耒而歎。乃作東坡八首，自是始號東坡居士。案東坡八首序云：「予至黃二年，日以困匱，故人馬正卿，哀余乏食，於郡請故營地，使躬耕其中。」

四十七歲 公元一〇八二年（宋神宗元豐五年壬戌）

是年就東坡，築雪堂。案雪堂問云：「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，號其正曰雪堂，以大雪中爲之，因繪雪於四壁之間，無容隙，其名蓋起於此。」

七月十五日，遊赤壁，作赤壁賦。又作懷古念奴嬌。十月，又遊赤壁，作後赤壁賦。十二月十九日，東坡生日也，置酒赤壁磯下，踞高峯，俯鵲巢，酒酣，笛聲起於江上，客有郭古二生，頗知音，謂坡曰：「笛聲有新意，非俗工也，使人問之，則進士李委，聞坡生日，作新曲曰『鶴南飛』以獻，呼之使前，則青巾紫裘，腰篋而已，既奏新曲，又快作數弄，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，坐客皆引滿醉倒。」

四十八歲 公元一〇八三年（宋神宗元豐六年癸亥）

在黃州爲通判。七月二十七日，生小子遯，小名幹兒。

四十九歲 公元一〇八四年（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）

是年正月二十五日，特授汝州團練副使，本州安置。四月一日，將自黃移汝，留別雪堂鄰里，作滿

庭芳。五月，作黃州安國寺記。又作別黃過江行武昌詩。遊廬山，有記遊廬山說云：「僕初入廬

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欲見，應接不暇，不欲作詩，已而山中僧俗皆曰：蘇子瞻來矣！不覺作一絕。」

六月九日，作石鐘山記。略云：「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，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，送之至湖口。」

二十三日，舟過蕪湖。七月十八日，幼子遯病亡於金陵，作詩哭之。歲底到泗州。十二月十八

日，作如夢令兩闕，又作滿庭芳。

五十歲 公元一〇八五年（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）

元日，雪中過淮謁客。四日離泗州，上表乞常州居住。略云：「……今雖至泗州，而費用罄竭，去汝

宿遠，難於陸行，二十餘口，飢寒朝夕，與其強顏忍恥，干求於衆人，不若歸命投誠，控告於君父，臣有

薄田，在常州宜興縣，粗給餠粥，欲望聖慈，許常州居住。」朝奏，夕報可。

哲宗卽位，復朝奉郎。八月十七日，得旨，除知登州。十月十五日，到登州。二十日，召爲禮部員外郎。十一月，到京，供禮部職。十二月，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賜緋魚，除起居舍人。

五十一歲 公元一〇八六年（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）

是年在京師。正月，除中書舍人。案辭免狀云：「臣頃自貶所，起知登州，到任五日，而召以省郎，半月而擢爲右史……今又冒榮直授，躡衆驟遷，非次之陞，旣難以處，不試而用，尤非所安。」十月十二日，除翰林學士，知制誥。十一月，供翰林學士職，尋除侍讀，召入院。

五十二歲 公元一〇八七年（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）

是年在翰苑，作司馬溫公神道碑，富鄭公神道碑。

五十三歲 公元一〇八八年（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）

是年在翰苑。每時各有內制，是年省試，東坡知貢舉，開院日，有與李方叔詩，序云：「僕與李薦方叔，相知久矣，僕願貢舉事，李不得第，媿甚，作詩謝之。」

五十四歲 公元一〇八九年（宋哲宗元祐四年己巳）

是年二月，三上章，乞越州。三月，得旨，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。案東坡到杭州任謝表云：「江山故國，所至如歸，父老遺民，與臣相問。」以先生去杭十六年，故有是語爾。又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：「昔自太史，遁守是邦，今由禁林，出使浙右。」是年，子由出使契丹，東坡有詩送之，有「單于若問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」之句。東坡出牧杭州，子由代東坡爲學士。

五十五歲 公元一〇九〇年（宋哲宗元祐五年庚午）

是年，東坡在杭州任，有論西湖狀，及高麗公案。四月十八日，真覺院賞枇杷，作詩。十二月，遊靈隱，聽林道人彈琴。

五十六歲 公元一〇九一年（宋哲宗元祐六年辛未）

是年，在杭州被召。案東坡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：「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。」四月，到京師，除翰林，承旨，復侍邇英。案子由所作穎濱遺老傳云：「先生召還，本除吏部尚書，復以臣故，改翰林承旨，臣之私意，元不遑安，乞寢臣新命，與兄同備從官，不報。」又趙德麟《侯鯖錄》云：「先生元祐

中，再召入院，作承旨，乃益奮擬作衣帶馬表云：「枯羸之質，匪伊垂之帶有餘，斂退之心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。」八月，復以弟嫌，請郡，以舊職知穎州。案懷舊別子由詩云：「元祐六年，予自杭州召還，寓居子由東府數月，復領汝陰時，予年五十六矣。」到任後有祭歐陽文忠公文。

五十七歲 公元一〇九二年（宋哲宗元祐七年壬申）

是年在穎州。正月十五夜，與趙德麟小酌聚星堂。案侯鯖錄有云：「元祐七年正月，東坡在汝陰，州堂前梅花大開，月色鮮霽，先生王夫人曰：春月色勝如秋月，秋月令人慘悽，春月令人和悅，何如召趙德麟輩來，飲此花下，先生大喜曰：吾不知子亦能詩耶！此真詩家語耳！」遂召與二人飲，東坡用是語，作減字木蘭花，有：「輕風薄霧，總是少年行樂處，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」之句。已而改知揚州。九月，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，郊祀爲鹵簿使，尋除端明殿學士，兼翰林侍讀學士，守

禮部尚書。

五十八歲 公元一〇九三年（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）

是年八月，東坡繼室王夫人卒。子過，王夫人所出也。案東坡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：「蘇某之妻

王氏，元祐八年八月一日，卒於京師。是月又以二學士出知定州。九月十四日，東府雨中別子由。有詩云：「去年秋雨時，我自廣陵歸，今年中山去，白首歸無期。」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到定州。

五十九歲 公元一〇九四年（宋哲宗紹聖元年甲戌）

是年知定州。四月，奉命追一官落兩職，以承議郎知英州。南遷過湯陰，得豆麥粥，作詩。臨城道

中作詩，敍云：「始予赴中山，連日風埃，未嘗了了見太行也，今將適嶺表，頗以爲恨。」過內丘，天氣

清澈，西望太行，草木可數，忽悟歎曰：「予南遷其速返乎？退之衡山之祥也！」六月七日，泊金陵。

及至太平當塗縣，忽奉告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。過南康、廬山、湖口、廬陵，作秧馬歌。

八月七日，入贛，過惶恐灘，作詩。九月十三日，遊廣州清遠峽山寺。十二月二日，到惠州，寓合江

樓，有初到惠州詩。十八日，遷於嘉祐寺松風亭，有詩。二十日，作思無邪齋銘，食檳榔，作詩。十

一月，有戲贈朝雲詩。朝雲，東坡侍妾也。又與吳秀才書云：「過廣州，買得檀香數斤，定居之後，杜門

燒香，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。」

六十歲 公元一〇九五年（宋哲宗紹聖二年乙亥）

是年東坡在惠州。有惠州上元夜詩曰：「去年中山守，老病亦宵興，今年江海上，雲房寄山僧。」以歲月考之，去年甲戌上元，東坡知定州，今年乙亥，寓嘉祐僧舍，故有「雲房寄山僧」之句。九月十九日，又遷居合江樓。四月十一日，初食荔枝，作詩。是年，與陳季常書云：「自當塗聞命，便遣還骨肉陽羨，獨與幼子過，及老雲，並二庖婢過嶺，到惠將半年，風土食物不惡，吏民相得甚厚，孔子云：雖蠻貊之邦行矣，豈欺我哉！」又與徐得之書云：「到惠州已半年，凡百粗遣，既習其水土風氣，絕俗息念之外，浩然無疑，殊覺安健也。」

六十一歲 公元一〇九六年（宋哲宗紹聖三年丙子）

是年東坡在惠州。二月八日，過逍遙堂，作詩。二十一日，飲醉食飽，默坐思無邪齋，兀然如睡。

案和陶淵明移居詩云：「余去歲三月，自水東嘉祐寺，遷居合江樓，迨今一年，得歸善後，墮地數畝，父老云，古白鶴觀也，意欣然居之，營白鶴新居，始於是矣。」白鶴新居，殆即思無邪齋也。七月五日，朝雲亡，作悼朝雲詩。朝雲有子一名遯。八月三日，葬於栖禪寺之東麓，爲亭名方如，作銘。重九作詩曰：「三年瘴海上，越嶠真我家，登山作重九，蠻菊秋未花。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酒盡米

竭，和張常侍詩，有曰：「我年六十一，頽景薄西山。」

六十二歲 公元一〇九七年（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）

是年，東坡在惠州。四月，被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。按志林云：「余在惠州，忽被命責，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，余曰：此固前定，吾妻沈，事僧伽甚誠，一夕，夢和尚來辭云：當與蘇子瞻同行，後七十二日有命，今適七十二日矣，豈非前定乎！遂寄家於惠州，獨與幼子過，渡海。」案子由作東坡追和淵明詩序云：「東坡先生，謫居儋耳，寘家羅浮之下，獨與幼子過，負擔過海。」又至梧州，寄子由詩序云：「吾謫雷被命即行，了不相知，至梧，乃聞其尚在藤也，旦夕當追及。」至五月間，果遇子由於藤州，同行至雷州，作雷州詩。六月，與子由相別，渡海。七月，至儋州，作儋耳詩。十三日，作夜夢詩序云：「至儋十餘日矣，初僦官舍居之，有司猶謂不可，買地築室三間於城之南，土人舂土運甃助之，飲鹹食腥，陵暴颶霧，人不堪其憂。公恬然著書爲樂。」又桄榔菴銘云：「東坡居士，謫居儋耳，無地可居，偃息於桄榔林中，摘葉書銘，以記其處。」

六十三歲 公元一〇九八年（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）



是年東坡在儋耳。吳子野來訪，東坡作詩贈之，其序云：「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，因往西山，叩羅浮道院，宿於西堂，今歲索居儋耳，子野復來相見，作詩贈之。」又記筮卦云：「戊寅十月五日，以久不得子由書，愛不去心，以周易筮之，得渙六三。」又有記蕃說云：「海南以蕃爲糧，幾米之十六，今歲蕃菜不熟，以客舶方至，市有米也。」

六十四歲 公元一〇九九年（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）

東坡在儋耳。正月上元夜，老書生數人相過曰：「良月佳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」先生欣然從之，步城西入僧舍，歷小巷，民夷雜揉，屠沽紛然，歸舍已三鼓矣。歸錄其事，爲己卯夜書。

九月，有瓊州進士姜君弼、唐佐，自瓊州來儋耳，從先生學。

六十五歲 公元一一〇〇年（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）

是年徽宗卽位。五月大赦，被命移廉州安置。東坡在儋耳，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，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。又且謙沖下士，情及疏賤，日與諸黎遊，無間也。嘗與軍使張中，同訪黎子雲，欲釀錢作屋，名之曰「載酒堂。」又嘗以詩紀「春夢婆。」案侯鯖錄云：「東坡老人在昌化，嘗負大瓢，行

歌田畝間，所歌者，蓋哨遍也！鮑婦年七十，云：內翰昔日富貴，一場春夢，坡然之，里人呼此媼爲春夢婆。坡一日，被酒獨行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，作詩云：符老風流可奈何，朱顏滅盡鬢絲多，投梭每困東鄰女，換扇惟逢春夢婆。」六月十七日，過瓊州，作惠通井記。二十日，渡海，作詩。七月四日，記渡合浦曰：「予自海康適合浦，連日大雨，橋梁盡壞，水無津涯，自與廉淨行院乘小舟，至官寨，聞自此而西，皆漲水，無復橋船，或勸乘艇舟，並海印白石。是年六月晦，無月，碇宿大海中，天水相連，星河滿天，起坐四顧，太息曰：吾何數乘此險也？既濟徐間，復厄於此乎？所撰易書論語，皆以自隨，而世未有別書，拊之而嘆曰：天未欲喪是也，吾儕必濟！」八月二十四日，被命授舒州團練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十一月，被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，任便居住。案東坡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：「先自昌化貶所，移廉州，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，永州居住，行至英州，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，任便居住。」

六十六歲 公元一一〇一年（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）

是年正月五日，度嶺北歸，過南安軍，有過嶺至南安，作一首。二月八日，過龍光。四月四日，熾舟吳

城山。五月一日，僦舟豫章彭蠡之間。是月，行至真州，瘴毒大作，病暴下，中止於常州。六月，以疾告老於朝，以本官致仕。七月，疾頗革。七月二十八日，丁亥，卒於常州。子由作東坡墓志銘云：「先生七月被病，卒於毗陵，吳越之民，相與哭於市，其君子相與弔於家，訃聞於四方，無賢愚皆咨嗟出涕，太學之士數百人，相率飯僧惠州佛舍。嗚呼！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，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，加之好賢樂善，常若不及，是宜訃聞之日，士民惜哲人之萎，朝野嗟一鑑之逝，皆出於自然之誠，不可以強而致也。」

次年（崇寧元年）閏六月，遷葬東坡於汝州郟城縣鈞台鄉上瑞里嵩陽巖，臨山，導東坡遺命也。



究心用論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一版

蘇東坡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九角  
(外埠酌加運費)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編 著 者
正 中 書 局	正 中 書 局	吳 秉 常	周 景 濂

(732)

78  
443154  
( )



851  
816=2

3.90

74